



08753

國朝駢體正宗卷四

南城會標賓谷軒

袁枚

爲尹太保賀伊里盪平表

臣聞王者大一統之義春秋復九世之仇古之聖人握金鏡秉神機固將亭毒八荒盧牟六合也然神禹導河不過積石秦皇立界止于臨洮軒轅轡野之師高辛觸山之務成湯三朧之伐周王鮪水之誓雖智竭囊底而功止寰中未有我武惟揚窮天之界如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問摩訶無使者青雲干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瞻雲奉律矣惟準噶爾夷部僻處西陲跳梁沙漠稽兩朝之文化頌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一

列聖之天心楛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市赤囊報警則鳴琅鐸以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故也今天誘其衷神厭其德達爾札與達瓦齊等篡弒相仍風災迭起撐犁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散車楞吳巴什等率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軍踵至或吹蠶享使或榜面請兵或失鉢請除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馬盡向南眠天上旄頭早看星落五單于爭立是匈奴降漢之年九節度出師正回紇尊唐之日我

皇上擴覆載之仁不置遠方于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此虜於目中于是牙璋先頒金玦獨斷贊蔡州之伐惟裴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竈上騷除瀚海取灰盤

指畫天山歸漢封君啟關者卽加顯擢祛衣作衛鳴鐃者
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
沃霜雪所過皆消譬久旱之得雲霓歸來恐後蛇矛未拔
銀鵠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頭低草降書而羊皮紙盡但整
六師而返不見一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蹴踡諸夷
無事將買犢以耕耘開壅門招壤奠之臣取流沙爲附庸
之國惟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
無戰踐龍庭之草露偃春風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伏念
我

聖祖遠滅延陀河西遺種我

世宗窮搜靺鞨黑水留州凡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二

祖宗累年未竟之貽謀皆

皇上一旦纂成之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漏網之魚渭
水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績戴我金犀飲朱提
者三千人而未乾置驛遞者六百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
下新來冠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策禽黎呼毒望
氣來庭前鞏黃抵聞風請吏拔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
天化此輩爲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爲仙宸帝所都
恨來遲臣職任兩江神馳

九陞想

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愠之時愧臧旻之才遍數三十
六國譯朱普之句敢增千百萬言一曲鏡歌聽策勳于太

史兩階于羽願增喜於

龍顏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三

臣聞時不可失而知幾惟聖人功有非常而止戈惟王者歸邪星出國有降君騶虞獸來邊無烽警是以漢臣中西域而立幕府唐皇取松外而置縣官猶欲刻玉燕然鐫金青海況單極以外淳維之苗牽土來歸無思不服求之邃古實所希聞欽惟

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填廬山于赤縣擁狼望于黃圖惟準噶爾部落遠恃流沙荒驕大漠屢稽質子不供包茅我

聖祖萬乘親征掃麟鬪之絕塞我

世宗五兵暫戢貸鳥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七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四

縱比延光之于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水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爾札自嚙焦黎達瓦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突厥之將亡角鼉無橋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牀以望太歲星拱中華祀獯狍而問大神巫誇漢盛是以車楞烏巴什與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幡遺孽只用箠笞九塞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單于之上表則安國必捲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先歸則黎弇以遠漢而自到懷皇仁者雖歌樂木議國事者爭棄珠厓

聖上以爲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先幾之務惟斷乃成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武之辭西域終少雄圖乃射

苑竹以卜西羌推棋枰而決大策韞盾一戟龍麗十重網
設周陸軍歌鐵拔以黨項爲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
韃爲疑兵遂抵焉耆之巢穴周道如砥漢將皆飛反首芟
舍而奔者膚行如風繩行沙度而來者視道若咫尺黑山
四百三之部落耀朔方十八萬之旌旗雪嶺橫天上下搜
而全無虜跡賢王伏地左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
置五屬國府使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有聖人數武庫
之兵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檄傳古莽而猶驚
碑借崑崙而尙小凡魚支之婢婆駝之樂鼈封三目權扶
兩頭朱蒙爲河伯外孫老胡號大荒撲父靡不分頒將士
布列郊圻圖王會于明堂坐舌人于門外陳牲告廟慰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五

列祖在天之靈晉冊承歡加

聖母深官之膳捷書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

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樂臣伐吳定策既有愧于張華
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隄官隗構更歌
奉聖之樂獨鶴琴騾庶申雀躍之忱聊補鏡歌之闕

夫金石之載不殊而諷詠之情匪一故思綺者春榮響哀者秋厲音和者鳳噓絲寡者繭悲引氣不齊意製相詭各家之旨斷可識矣若夫游雲無質五色兼麗崑竹久淹八風齊協徹術羣雅喉衿六藝搜仇索耦能者誰歟丙辰歲天子張天網以羅八紘握金鏡而闢四門予正廩係履而來都下遇王梅泚讀其詩倜倜然亂費乎錦繡影影然履綦于櫬槍研閣以窮照含章而司契楚豔漢侈殆具體焉爾乃解巾吳會弭筆燕臺仲宣履至公卿爲之擁篲乎子歌成洛下于焉卷舌且復負雞次以西嬉歌闡鼃而晉適澄神道岸回志元祺生死多羊舌之仁慷慨重侯嬴之義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六

其所述也如彼其所蘊也若此使之吟鶯陪軒鳴蟬映鬢隨鼃賈入室其應劉待詔張皇發揮元元本本胡寧惡焉乃昔者同登明光之殿對食大官之餐蒙以弱冠之問物色賈生遂因連牆之謁通好列子亡何黍谷方吹豐城氣掩東陽未晞北溟翼戢臥龍具以忍寒握蛇珠而匿耀感奇律之不采抱涕黃而莫卜與鄧康辟者比牒皆爲宰相同高允徵者連名半屬公侯其能無撫髀而嘆八騶呪柱而看三匝乎雖然珠之藏也不久不能矚重淵之深劍之割也易用不能致蛟龍之惜故白露之思蒹葭之隱也俎豆之馨叢蘭之敗也今梅泚內學七緯外過八流其藏身也鮒入而鯢居其治行也春規而夏矩入則流黃體素陳

焉出則煙臯雲際覽焉宜其因情生文上符三百之旨緣
隙奮筆流爲千載之觀彼夫車赫馬耀傳呼甚寵而寸枝
不入鄧林尺渠不登山經者何哉豐嗇之遇殊而大小之
報異爾或者傷

國朝諸老燦忽代謝竹垞南淹阮亭北逝不知璧不並耀
駿不雙馳根斷靈苑秀擢江波所謂長麗去而宛虹來耀
靈淪而望舒睇夫固有繼之者也而况夫大雅之運豈偶
然哉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夫神之所至百骸聽焉志之所壹萬物避焉故觥俞審音不聞暴雷之駭獲人運斲不見疾駒之馳士有握瑾瑜懷芬芷絕地理挾天庭抗才金碧之上弭節江湖之下恢恢元音務諧雅素之和落落凌颺詎假繁音之會則吾友萬柘坡其人也生而醴粹第佗其冠長多咫聞溺苦于學參六家之要旨窮五際之絕業遊目竹素殫心忽微故能含孕嚴徐凌鏃崔蔡懸黎不見池隍耀繼起之寶皇娥歲淹夷光矜代出之色惟古于茲置其然矣然而憶日月之燦忽追縞紵之伊始時則迅秋標爽嚴鼓應節石渠廣鴻生之召郡國有文學之徵僕與柘坡解巾之郡削牘受辭魚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八

集龍門摩游鱗而認隊馬來西極銜長鬚以得朋所爲傾蓋于程生締蘭于謝覽也已而扶搖同志修翮互殊或霞舉于嘉禾或翰飛于粵嶺赤堇未錮齊踊躍于洪爐白鹿可尋仍渺迷于蕉葉東隅已失南金不雙宜乎鮑申跪石而吟伍員兩祛而走矣而柘坡方且得不挺心失不表色結情禹井延首舜梧考元唐隆谷之瑰奇辨封鉅大填之原委忘陽數之標季扶元音于正宗空谷霜零蘭性寧其隕貴崇邱風靜椒林于焉露芳杼懷而猶其音說學而振其采詩若干卷幾幾乎革孫許之風變太元之氣焉且夫瓠梁託絃以流韻痛知音之難也師曠審鐘爲不調嘆逃聲之易也柘坡鄙硯散之五降美棣通于八風旣煉滓以

澄音亦鶴金而飾貌考之鳧氏稟曰變于震蒲牢之碑磬
招銅山之遠聞他日麟鼓南郊軒宮北做發揮韶濩洪宣
陰陽則夫聲震三川力逾九象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
歟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九



昔者由余入秦弭節西極樂毅遊燕稅車金臺之二子者
豈忍棄其鄉哉誠狃于名而憂夫世也別後猗膏棘軸衡
流方羊耀靈促輪瞻目瞪轡馳原隰之繡錯睇戀燼之薪
絕凡海王所以尊地媪所以富玉節所以走晉金椎所以
馳秦亦既覲止低徊留之方知刑馬之郊有古皇之跡負
黍之壤果隱士之居古人文藻必資遊覽倘爲鄙儒終慚
都士僕學非賈誼乃蒙吳公之薦才劣孫宏竟對明廷之
策猶不自諒以爲庶幾排金門進紫闥彈庖犧之八索調
朱襄之五絃矣爾乃强臺未上弱水遽沈知北有懷圖南
無力側身徒赤壤局影非朱門梧邱哭而仲尼之車不停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十

范蠡吹而文種之旌不至我獨何心能無慨然已而遇薦
主金公之憂卷舌望星若盧握手或奉壺冰或操量鼓待
其事竟然後拂衣寧可使兩箭貫耳讓禮震以前驅萬戟
义胸救范升而早退哉僕聞亭歷萎于炎夏款冬華于嚴
霜窮通之靡定也呂尚使老者奮項橐使童兒矜遲速之
無常也粵宛之天難卜侯龜之兆高墉之地終占射隼之
功故匡衡對策不中經義益明蘇秦掉闔無功飛鉗始學
僕雖摧折亦無膏焉尙愁自苦櫛極獨前模繡範其身蘭
漭謹其湛庶幾再奮溟池重亨天衢非觀書于太史亦聽
役于司徒耳若夫辭君王而爲鮑焦之遁衣敝袴而爲買
臣之歸則擲楫無所題橋有志歸宋見斬用趙何益揆厥

下情實非所願方今木葉臥地天風隕霜候雁宵征秋河
曉碧先生蒸馮瑛之膏飫宵梁之酒折招搖之桂召狂屈
之徒唱古寡應呼今誰聽坐無車公知必不爲樂也嗟乎
朱絲未染猶隕楊朱之涕白髮嚙指時動曾參之懷况復
心旌風搖芳詆兩絕闕巾褐于旅巷生縛謳于斥苦涸魚
噓沫而後知同池之懽越禽孤棲而後知離羣之哀夙欽
德音辱贈敢答削札扁函悵然何已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昔柯亭之竹非呈響于蔡邕鹿盧之劍豈矜奇于秦女乃過之者駐轡佩之者超屏何哉美見者情生氣求者聲應人非矇眵覩夷光而運眸地非聾俗奏咸韶而傾耳此鄭風所以歌緇衣周易所以稱蘭臭也若乃惠施測交而無從屈乎獨立而增歎游魚欲出而瑟希雍門思悲而琴寡無所感之誰爲應之客歲稅駕廣陵見足下壁上詩煙墨猶濕素塵將掩僕手拂口吟色然心駭絃歌應節流水可以移情同堂異鄉停雲因而增慨字尾書蒼生二字噫江上丈人澤邊漁父伊可懷也彼何人哉僕雖識高敏夢中之路難抱張騫鑿空之想縱有宜生切肺之義更深孺悲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七

無介之虞千是殫深心于搜半極冲襟千遐訪西朝執訊虛位以待李巡東海得書榜道而求孫惠愛而不見于今三年幸安亭公子紆轡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爲舍人之官其才藻耀其人玉立然後知足下國之良也民之秀也欽遲者方望若歲而馳譽者久癩若雷雖然九州大矣人才衆矣僕夔伏江表足下鳳鳴神都僕知君君寧知僕哉豈意銅山之鐘地隔而霜應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邴原渡海方覓孫崧北海有心早知劉備于是遠蒙矜寵重竒篇什開函香生凌紙怪發驪龍未遇先投六寸之明珠

師曠方驚更轉九天之清角識麟一趾眸子自矜藏鳳半毛門庭可賀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鳴騶臨况僕糞除敝廬

請吾子之須臾焉昔者稽康命駕千里相思元度出都一
日九詣心期既重手握自殷緬彼賢流亶其然矣足下與
余豈在古人之後乎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枚聞遭逢者運也經畧者才也蛟龍乘三春而起螻虎豹
臨九關而威生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
王罷東并之勢林父獲鄴舒于北狄萊子朝晏弱于東陽
莫不乘風雲耀金石隱敵國于壺外革金湯兮千里若夫
攬九邊之控制論八旗之規模防秋以全陝爲尊入關以
延綏爲要產非西極不號龍駒人過陰山都名壯士角聲
宵奏延陀之妖雪驚飛檄草朝成西毒之黃龍氣盡此則
河湟惟唐休璟能知而安西非郭代公不可者矣卓園將
軍浙西八俊河鼓一星戴豹皮之冠纏虎尾于臂堯廟蹋
壁橫行十尋齊市長繩曳馳三丈天生躍穿苦竹刺而如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十四

飛黃回運刀激水灑而不入爲賊習膽騎牛讀書故能拔
身銀槍起家金穴蛇矛丈八擒青犢以立功浴鐵三千鎮
白門而擁節子陵臺畔來侯霸之車聲杜甫柴門寬嚴公
之禮數容長孺爲揖客嘉章叡是同鄉甲戌春二月朝

天子于京師日午捧而雲開壺未投而天笑舞羊侃之槩
樹折苑中擊周寶之球勇聞殿上遂製梁公之金字賜萬
徹以膜皮一障乘邊雙旌出塞倥侗人武試亞夫之治兵
青海天驕服高皇之善將此行也東門介士南國儒冠老
者頰鳴少者齒擊莫不指陣圖而思丞相攀大樹以望將
軍僕獨不然蓋有說矣夫虎飛食肉之奇豹死留皮之語
尙屬武夫之佼佼難語大雅之悻悻惟念我

國家休養百年欽明四代南至于濮鉛北至于祝栗西至于壽靡東至于開梧莫不候月歸琛占風納贖惟西戎一旅屢折箠管小醜尙存英雄爲之氣湧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公之聞鐘壯心投袂欲起也久矣今者旄頭夜落神雀朝飛單于生內亂之憂可汗有尊天之請旗書歸順烏願投明貢牛羊稱唐帝之畜生獻燕支作漢宮之顏色而且雕庫來告國難康居願作先驅

天子哀彼擅裘受其楛矢恢張黃籍編隸烏丸愛虞詡之議涼州常通右臂薄僧孺之拒悉怛坐失生羌將撤戍已之邊防增庚戌之士斷置燭龍之州邑懷關耳之人民蓋

渭橋謁而麟閣畫十一將高昌滅而北方靖三十年誠綏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五

邊之盛事柔遠之鴻業也所慮者其來荒忽非八柄所可維婁其義羈縻非九刑所能震懾是以不樂水土則頡利思歸畧失機宜則梁安中變贊普獻塞終持銀鶻而奔黎樹請盟竟鑄金枷以待羈留質子彼何愛于匹夫安設屯田或且鞠爲與草雖依漢與依天等而受降如受敵然矧孟琪之室萬間班超之國五十豈無能稱操刺賢號屠耆者勢必滿月生心推寅起事等夜龍之射闕學長叔之違天我已垂囊彼方鳴鐃階將舞羽寇且張弧夫西域何足傲漢而平準卒以成書南蠻未必困唐而徐州因之盜甲然則魏徵憂國之謀江統徒戎之論誰關鐵牡永靖銅駝非所能知也不敢不告也延綏北可控五戎南可衛三輔

有蘆門塞砦之險有清邊三族之戍願公消禍于無形練
兵于不戰先知爲哲見小曰明鄧訓馭燒當恩如父子高
車畏陸俟嚴若風霜庶幾廷光拜城上而肅然梅錄識豐
州而不動此策之上者也不然則六耦開弓三鑿起戒嫖
姚之兵五道孫武之智九天焚老上之龍庭掃淳維之颯
脫必使頭飛六角面縛三門服匿廬空珍珠帳捲然後鐫
碑葱嶺挂弓扶桑乃爲大丈夫之志業耳昔者刑塘之地
動文命之威桐鼓之歌殺空桑而作將軍其有意乎然而
教民七年先甲三日避險尙遠趨時貴近銅柱蒿牆都煩
竿畫琵琶蹴鞠盡是兵機或未至金城先圖方畧或經營
玉壘不設壅門緩帶之時畫虎尾春冰之館援枹之際有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六

銀衡鐵室之防此又豪傑之著龜忠臣之葆就蓋謀高然
後陣定主信然後權專功雖成于臨時道當裕于平日也
僕身別熊羆心依鹿豕蒼鷹當秋而先倦老馬聞戰而不
哮至于繹歸義之三章唱婆駝之數壘饒歌頌漢江漢美
周則力有餘妍心無他讓早染毫素以待燕然之銘若作
馬曹請設舊交之位

蓋聞射鵰無力難彎青海之弓洗甲有心誰挽銀河之手
福不宏者不足以成大事量不遠者不可以語武功故韋
臯度鐵嶺而南番降馬隆到涼州而樹機破叔敖甘寢秉
羽而郢人息兵唐叔搏兕徒林而太甲靖亂大抵功因將
立臣爲主生飛龍服早于黃靈赤文候日于堯屋恭惟經
畧忠勇公閣下識窮兩戒學通四夷蕭何昂宿之精傳說
中闡之祠
皇上以金川不順前帥無功命亞夫代灞上之軍假王導
以安東之節當是時

天子有憂邊之色三軍無報捷之書公以鄧禹之英年抱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七

終軍之逸氣加柱天都部領百保鮮卑屨及室皇謂誓師
之始梟鳴牙上下取賊之功爾乃躡烏角過青岡渡桃關
走天射馬難容足車不雙行殷武伐荆蠻誰能采入岳侯
討楊太除是飛來公造張綱之衝車破公孫之鐵檻製宣
王之軟屐曳朱泚之雲橋誘彼馬人搜其龍戶一鼓作氣
三刻踰溝其摧堅也如箠汜畫塗其奪寨也如決流抑隊
我御未爲鵝鶴彼軍將化蟲沙人方疑荀罈之取偃陽何
其難而魏舒之降鼓子何其易也不知黑龍噓氣代公之
草檄方成飛鳶墮溪伏波之毒淫難受飲摩訶之地汗拜
井無靈啖頰上之弓絃量沙自壯而且九折叱王尊之馭

三更裏鄧艾之綿奉走卒以爲師謙能下士射酒樽而不

動忠可忘身肉非黃羊不畏汝刺金雖如粟豈八我懷非
有動心忍性之功其能有熙天耀日之烈乎正月初六日
金川酋詣大軍乞降公稱

詔書許其不死于是雪霽降旗之上花迎銜璧之人葉鑄
多羅手牽玉象捧盤上表織錦陳詩公卽洞開重門雍容
免胄釋蔡州之牙卒用孟獲之軍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
此秦王之誓言也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此宋公之盟約也
界銅柱以千年定天山于三箭元旗返旆白馬還朝苟羨
二十之年威儀可想蔡茂三公之服士女爭看解去兜鍪
重含雞舌八戰八克爲隴右所希聞七縱七擒實南夷所
心服昔劉方之征林邑殺象享軍萬歲之渡蜻蛉仆碑應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識以彼奇功方斯茂矣

天子禮頒異數恩錫非常覆章綬以蜀纈之袍賜房喬以
黃銀之帶金釵阿杜詔餉盤龍寶劍椎成署頒陳寵水晶
鹽好分崔浩以同甘鐘鼓聲希探李晟之安否某一官柴
立萬里鳧趨寫孫歆慶捷之書慚無健筆讀魏絳和戎之
奏如接英風祝天上之貪狼年年斂角願將軍之大樹歲
歲開花

乾隆十六年三月朔

天子南巡狩至于攝山命經筵講官刑部侍郎錢陳羣以少牢祭晉故驃騎將軍卞公之墓其裔孫某屬江寧令袁枚紀事于碑枚謹按忠臣不邀賞于異代而盡節聖人不責報于幽壤而加恩誠以節不可改謂之忠禮不可廢謂之典死有萬端砥疆場之功大祀有七典惟忠孝之道光昔東晉堙替強藩驛駘蘇子冠軍歷陽跋扈鼂錯發大難之端而不知爲計徐福抱先機之智而不用厥謀遂致禍起徵書變生肘腋其時犬戎長狄分裂中原尺籍伍符半招烏合而且雷池一步阻外諸侯之援自門三重撤小丹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七

陽之戍祝聃之矢漸逼騶虞之幡不靈凡覩白晝空自矜清貴者不能揮塵代戈談元曉賊王茂宏標舉海內不握子卯之節陶士行搖動義旗幾失桓文之勳惟公身居夷國志奉孱王軍孤轉先旗折更進卻克中矢援桴未停荀偃生瘍張目猶視金鼓一震背創盡裂流元黃之血爲蒼生分痛決養癰之患爲國家隕身童子何知執干戈爲嬰鬼母氏含笑喜見孫作國殤朝中瓦石生則常含塚內空拳死而猶握海內痛之朝野惜之古有社稷臣公之謂矣然而神仙羽化尙戀冠巾烈士魂歸常依弓劍銅駝星散誰知司馬之諸陵宰樹霜清尙識將軍之古墓

皇上思棟梁於前代買馬骨於灰塵特命大臣刑牲讀祭

灑九乾之雨露直達窮泉感兩晉之衣冠能無流涕日月
照幽光而愈大旂檀隔千歲而彌馨枚守土有年思上彥
昇之表下馬肅拜未莫何點之觴見周武封比干同爲舞
蹈喜漢廷祭楊震不愧犧牲嗟乎白骨一杯增國內山川
之色黃封三錫廟古今臣子之心嗣孫某世系蟬嫣不比
熊光哭墓

君恩烏奕應同武子銘鐘爰勒貞珉式彰盛典傳諸奕葉
鑒此哀榮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三

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鼉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而書于大常祭于大烝者國家報功之典也畫入丹青祀爲宗布者後世褒忠之禮也豈有建熙天耀日之勲而弓藏東市負紫嶽黃靈之望而廟朽西湖其何以填撫神祇光照星斗此我滋圃莊大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之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尙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蟲沙煙消甌脫申息之北門不啟耶耶之南渡諠然選仗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連鸚鵡難回野井之君殿擊蒼鷹反逼虜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小醜營魂驛騷碧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伸脚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簫勺羣慝張皇六師辛毘牽已起之裾郭憲斷將馳之勒劉超妻子徙入宮中王衍車牛獨賣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浴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陣持螯弧先登八鎮開關使老羆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畧耳聽羽書百函飛馳五版並入麻思受命及關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

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
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庫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
者高皇帝之天下也社稷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
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單所以守卽墨苟立太子以絕秦
謀則趙王返矣倘盟龍門以求齊嬖則就魁膊矣公抱喬
元捐質之心作鬻拳不納之狀借厩養詭詞之說爲瑕甥
拔舍之迎不聞四諭堅昆五求回鶻而果使暉臺鼎返大
歷鐘還日乃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地重聽故主鑾音鮮
卑禁聲送出家兄皇帝天生李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
然而懽舞雖聞于海內勤勞不出于口中乘馬三年不知
牝牡瓜廬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三

陶侃以暮年辭寵上羽蓋旛旗公之勲子儀似之公之讓
子房愧之亡何紫微動于中天赤霄生于御座壬人行險
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于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于
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干奴之共膽搖一柱之
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衛侯還宮而元咥先殺
何必血流三丈心趨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天飛冤雪及
至樊豐敗露遣祭關西虜馬臨江方思道濟嗚呼晚矣說
者謂北征非畋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有竊位之心事同
夫槩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勸叔武迎兄者何耶不知原
繁不貳乃拒厲公忠之至也蒙穀負書不徇楚難臣之則
也時乎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

魄薰轅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也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厄運朝中麴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訐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爲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鄴侯到而後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卽下一則以刑餘爲周召一則以閫外付夷吾一則以鞏固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苟高祖之有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乘楚車而蔡許不書謂之失位受秦輅而夷吾返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旣曳青衣難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晝伏以宵行衛國如棋竟朝夷而暮置追憐媪相忍斮尸臣獨不念五國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三

冰霜棺歸朽木六宮妃后灰灑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蒙塵之主耶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者謂景泰情私七噲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視愍懷之廢者何耶不知禹圖授啟非夏后之德袁宋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母而降尊孝似李班終爲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玦手握乞阿叔爲奴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江表而授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廟可中宗者反使田榮奉市乎公黃襪未著青蒲何爭震作長男自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倘必故劍之求而捨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反易天明也公屑爲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

世子之謀雖毛卵鉤鬚事原烏有而臚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國無與主且熏丹穴求君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璧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况麝膺不露軫獵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鑿何以尹亡環列門失倉琅使產祿遽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擁鐸拱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爲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植璧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猜而沙邱主父探穀無聞黔邸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兔領于姑孰藥杵停擣于黃門謂無人于穆公之側而能如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十四

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受子諒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姬公蒙難責君爽之模稜先主西行笑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騰口何難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枚以爲白馬銀濤三吳竟沼紅羊黑劫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益當悲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柏矣我滋圃大中丞章志貞教肅禮明禋易棟宇之摧頽表神旗之烏奕將刊元石遠命甌生嗚呼與其築鬻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宏議掃萬古之蟬蛸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濡染大筆竟書謝太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餘杭宋村有諸葛武侯廟或曰臺駘實沈屬晉室之占江漢沮漳爲楚邦之望武侯功在西川廟留南國何也余曰子但知侯之有功于蜀而不知侯之有德于吳乎當夫本初兵敗當塗愈張劉表身亡長江無主仲謀者鄭爲吳國趙本虜王聞有曹兵驚同秦孽張昭計將乞食文表志在迎降惟侯遠降巾韉笑揮羽扇激昂事理裨闔談鋒借籌定覆楚之謀蹈海拒帝秦之想于是東風一面焚盡餘皇旗蓋三分永成鼎足蓋用吳以敵冀北者公之所以忠于漢謀也通蜀以保江東者公之所以善爲吳計也以爲老賊在魏而不在吳兩國宜和而不宜鬪雖逆順之理應爾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三

亦堅瑕之勢昭然惜乎貉奴不達虎將自矜子明靡蝨之雄何知遠計伯言曰論之士但貪近功當雲長威震荆襄之時正阿瞞議遷許下之日不乘此連環倚角電掃颯馳分南北之兩朝作東西之二帝而乃鄙同索賁知等挈瓶婚姻生銅斗之仇散博失梟棋之智一則稱臣納質爐火乞憐一則暮氣忿兵獠亭撓敗何其悲也侯獨追懷大計遠鑑前非傳書則便許通和踐祚而旋思報聘念相唇齒肯寄腹心及至劔閣不支陰平深入絕不聞輕舟來救驅南國之兵卷甲疾趨列西陵之火視同舟爲秦越等一室於鄉鄰者豈不以劔閣旣沉庸與金陵之興廢涪江雖斷何關建業之重輕乎然而王濬樓船卽用益州之衆張華

棋局先收杜預之言勢有類於滅虢取虞事竟符於并韓
弱魏然後知公之經營梁益卽所以聯絡武昌也締造巴
渝原勿異周旋吳會也假使天星不動火井長明食少無
妨鞠躬如故則竭司馬囊底之智難當木牛渭上之兵不
徒孫郎之宗社未敢覬覦而且魏武之山河無暇篡奪矣
然則侯之廟豈徒俎豆于吳邦侯之功兼可烝嘗于曹社
吳人思桓王之創業感大帝之垂基惜其孫子驕淫君臣
疏忽而侯之良謀偉算親仁善鄰規模如是之宏也是以
歲時臙臘霜露星河傲樂公立社之文作朱邑桐鄉之祭
亦天良之不容泯者尚何疑哉余旣爲釋立廟之故而又
爲迎神之曲使歌以祀侯其詞曰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七

謂是侯廟兮吾民喜謂非侯廟兮吾民悲民亦何知侯之
忠吳與忠漢兮而但欲奉侯以爲歸廟前兮有桑童童兮
蟠穹蒼廟後兮有柏參青天兮黛色村之氓兮鑄劍鼓村
之巫兮巴渝舞味淡泊兮陳稷黍侯勿蜀思兮享此土福
我民兮萬萬古

此吾鄉吳慶伯先生文也勒石者嫌其過長屬余做鄭亞改義山序一品集故事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署城守副將加三級

孫公墓誌銘

袁 枚

公諱品字鑑倫號立之浙之仁和東里人也江東望族本
雲臺綴組之家浙右人門多天閣影纓之客公生而穎異
長更聰強恥絳灌無文乃甘陳學武龍泉太阿是王彥深
之知已清風明月爲謝希逸之飲徒凡卻穀詩書軒轅營
陣許商算法猿女劍篇莫不心領元關手嫻道器雍正四
年宮保李敏達公總制浙江見而奇之舉陸遜于茂才不
勞三辟拔子儀爲武舉首冠一軍愛其端右之才爲置虛
左之席桓元子蓮花幕內惟有郗超房次律曳落河中誰
當劉秩俄而李公調直隸總督攜以北行乾隆元年補督
標千總公領銀刀歌銅拔手爲天馬舌如電光耿豪是丞
相之肩隰朋號夷吾之目未免神鋒難犯顏色未鋤遂致
赤舌燒城青蠅集鼻寵遠遠者八人譖田單者九子蛇矛
未折魚服先囚公自表赤心擲梟盧而六子盡赤再投銅
匱詠飲章而五版並馳卒能開九棘之門封三錢之府玉
焚不碎金爍彌光後制府孫文定公墓其通明命爲答教
公洪鐘待扣嘴矢當弦策類姚崇分捕蝗爲十道智同韓
滉勤負米干一囊識苟變爲五百乘之才拔卜商於十三
行之後擢楊村守備水大鱗舒風高翼展筆研財用位置
無方略之差甲冑弓刀彩畫有文繡之色十年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天

聖駕幸五臺山公扈從榷柁動中機宜張設艾旃不差尺

寸練兵則如荼如火布陣則爲鵲爲鵝

天子有鴈門細柳之思加火鑑大艦之賜其年朱家峪口
米賊風聞西蜀金川缺徒草竊公乃靖張嬰之亂于廣陵
運姚豹之糧於譙郡楚獄無濫卜袁氏之祚長長社不驚
服張遼之才大列一等功加一級遷督標左營都司十四
年

天子南巡兩江總督黃文襄公奏請來南其時江淮草木
慕萬福之威名白下樓船奉士治之號令公亦感奮五內
愛惜分陰警枕不歌吹鞭屢聽執問事之杖巡六合之城
候啟明之星呼七萃之士以公爲丁都護能于席上橫刀
以公爲陳元康能于盾頭磨墨以公爲太史子義能以章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五

奏達天以公爲嚴尹安之能以手板畫地而且分甲乙而
射丁侯之策顏息志眉呼庚癸而答申叔之求子囊甚口
景陽植表暗合風雲唐邕唱名不持文簿果使皇人受穀
掌舍交懽父閭有光壤奠無悞文襄大悅題署督標左營
遊擊攝城守營副將賦一鼓鐵張六鈞弓法同徙木之嚴
慮比煉銅之遠嗅温簡輿之靴鼻威振六軍聞甘輿霸之
鈴聲風清一郡十九年 王師征伊里公請于襄勤伯鄂
公願執珮戈從征玉塞公許之而未果也伏波據鞍之際
每顧盼而自雒東阿赴國之心雖未行而已壯二十年

天子再舉南巡之典制軍尹太保以公本王筠之舊手兼

謝嘏之時才命乘餘皇從巡瓠子公出則覃思入則造膝

無事不咨于心有策必成於手伏弢咯血武侯抱疾以行
棄馬爭舟慶忌短衣而往忽遭陽侯之厄遂覆周氏之汪
春秋四十有九嗚呼痛哉水鬪荆門吳漢莫援于馬尾風
驚鄴下杜畿竟溺於膠船望摩訶之載沉載浮斬蛟不起
求丑父而三人三出援手何從空歸襄老之尸虞歌引路
盼斷將軍之樹秋月飛霜八月二日公子成信扶柩歸于
杭州禮也公銳志功名死勤王事易人之所難敢人之所
畏廉可以不知白撰忍可以不寄青泥智可以偃侮豪強
才可以臯牢天下崔悽乍到滿坐禁聲太初發言羣賓避
位眼中有鐵常森武庫之兵帶上無繩自縛南山之虎臥
籊籊而作獠舞擊舟楫而聽雞鳴方擬八翼冲霄一心捧
國朝駢體正宗

卷四

日而卒之雄才屈于天命薦表格於停年壽不越五旬官
不過三品劉鄩十步九計而竟少成功鄧颺四達八窗而
轉傷非命三呼蒼兕兩驂之游靡無靈一夢黃魔九原之
丈人不救
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尹太保以爲許穆卒師葬加侯禮紹
宗溺水享配廟廷請于朝准陣亡之例廕其嗣爲郎署之
官然則公之亡也又豈止法孝直之卒丞相悲哀李將軍
之亡老幼流涕而已耶以某年月日葬于武林門外之西
山乃爲銘曰

李家普濟入粗入細翁歸尹君能武能文奕奕我公與二
人同如何不弔滅頂嗟凶豈龍工可往未去衣裳豈持衰

不謹勿躍龍堂我申其故溺人必笑惟臣心之似水故表
明于蒼昊

國朝駢體正宗卷四



上楊相公書

王太岳

伏蒙諭示莽夷蕩定旌馭旋歸獨有木邦尚煩經畧以
聖朝威德元老壯猶及其內壘之形壓以橫驅之衆譬猶
建蕭鈇以伐霜萊鼓洪鑪而燔落毳其爲殄掃豈須歲時
所望慎護起居順適機會蚤膺

褒錫以慰輿情不勝大願又讀別示以太岳在陝有年過
蒙閔念惠以宏獎許以騫騰恩意懃深倍越恒等發緘長
跼攬涕沾膺伏念太岳學不通經仕惟苟祿半通承乏一
紀棲遲幸而備位屬城歸身墻仞獨於稠衆猥荷品題納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一

頑礪於鈞鎔引散樗於規墨眇昧成飾咳唾爲恩求之古
人罕覩斯遇若乃宏之以啟臚降之以心顏推之以欵誠
卹之以微至從容燕語容醉吏之狂呼稠疊恩私念小人
之有母施旣博矣望旣逾矣假令因緣際會微倖一時官
闕歲而九遷享侯封於萬戶猶未足以易此榮稱方其得
意者矣是故利鈍時也疾徐數也聞夫子之道則顏氏足
以自樂爲大賢所知卽侯生死而靡悔矧於薄植獲附青
雲出見縉紳忽增氣勢顧語孫子猶異知歸固將奉以終
身永言無墜豈復以緇素變其初終異同乖其本末而大
鈞所播滄溟自運旌旒一去山川間焉湖德水以方永望
芳塵而不見葢良辰遂往盧中郎所以長號白雲在天謝

記室因而歎咤違離之際每形歎言豈不以彌載之分斯
深藏心之好已因事乖曩遇感迫今途故嘗望幕府之秋
梧詠歸艎於春渚關雲隴水咸爲紀德之場瘴雨蠻氛並
是馳思之路長謠永夜役魂夢於各天撫臆蕭辰歎酬知
之何地者也豈圖大德未倦勤施垂敝之帷猶懷老馬初
陽之管下動寒灰惠風在遠而不遺曦景容光而必照遂
乃略其吏幹錄以年勞特假齒餘衰爲舉首欲使名書

御展聲徹丹霄賤璿而邀特達之榮飛蠅而望千里之致
晞陽豐幹未能喻此勇與流潤洪河無以名其滲漉此蓋
伏遇太師相公道鑄品倫量苞流壤明揚仄陋實聖賢之
用心登崇雋良繫荃宰之攸寄故以智周庶物德協旁求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二

馬勃牛溲方俱收而並畜亡蓼失履亦懷舊以圖新良欲
衆効於官材庶幾助成於
聖化顧惟小子豈所堪任方懼趨走違方行能無笑處囊
鉢頓曾無脫穎之期負輓聲悲終困摧輪之坂徒沉身於
糞朽乃玷累於甄收以此傍徨不寧夙夜然而士感一顧
女容悅已詠德懷仁賢愚等顧糜身百體蓋以云酬惟當
均義在三摻心不二重之以僮俛鑒之以明神溝壑未填
豈盡依風之望肝腸猶在庶同傾日之心不任區區感激
之誠謹奉白牋謝聞

八月二十八日太岳頓首密齋延尉閣下月朔發使奉書
行六七日矣積雨苦淖尋已却廻僕方在試院中間之悵
快而已方毓川藩長人還得閣下手書開紙數行未暇問
無恙首述離索之感於時秋雨微零閉門愁坐忽此槎觸
不知歎息之彌襟也曩於京師冠蓋溢乎九衢英靈萃乎
四海摛華振采則羲望退飛吐氣發聲則風雨總至彬彬
乎皇皇乎文章之林府人士之都會者矣僕以闇陋本絕
聲華在於衆中特爲寡侶適有天幸所遇多賢因緣結納
稍以滋廣松栢有相悅之性水火有既濟之義擅文采者
齊契於應劉砥行誼者投分於僑札遂乃揚厲風軌發靡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三

道素譏彈駁雜以暢遠旨飲酒歌呼以紓劬劇是故言必
諧聲倡必衆和入則造膝出則聯鑣當此之時可爲極盛
已而人事好乖飛沈路絕榮悴之勢稍異生死之契遽遠
然而二三素心以晨以夕奔走同于緩急勞問交於歲時
艱難之中彌篤風義此又一時矣其後苟慈解組惠仲改
官旭莊以憂去閣下去而仍來僕旣牽復尋又外補兩年
之間風飛雨散時事略殊矣然自修堂曉章容川履齋諸
使君外居輦下者尚十數公並皆拔秀東南抽奇海岱明
珠大玉照耀當時又於其間或官曹連接或門巷相望步
趾可以通往來瓜蔬可以供譚讌自非烈風甚雨公私冗
迫曷常不足叙遊處之好窮心志之娛者乎然而追惟聚

散纒總今昔在於閣下猶且云然况如僕者又何以堪之
耶去國五年合心合臭之友眇然各在數千里外非徒考
德問業難復曩遊至於耳目聞見都非夙昔日惟纍纍役
役以苟歲年不知何時却得望見闕廷復與諸公抵掌歡
笑也自來長安氛雜之場日給不暇僕受氣素薄而黝之
不休以茲疲薶竟無好懷時時引鏡自照鬚眉猶昔獨其
膚體之間精華銷鑠面皺日加古人所繇深恨於形役也
靜自惟念歲月不居四十之年忽焉已至浮雲世事百不
足言獨以門祚式微迫思舉子上之取供老親舍館之弄
下亦自欲付囑琴書而年復一年了不可得莊生云知其
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矧其實有命者耶安之而已所不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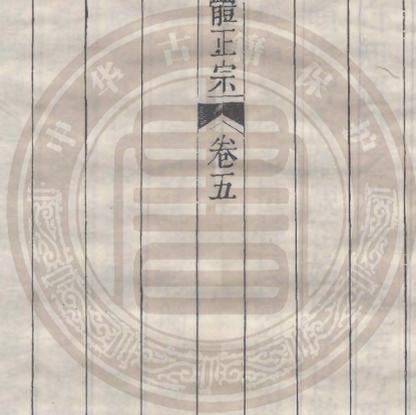
堪者填篋久廢姻婭仍疏偶影獨遊莫與左右時從稠人
廣坐笑語掀掀及其退處闔燈火蕭然殆同蘭若雖復
趨走滿前靦然人面舉眼四顧無可與語欲如閣下左對
孺人右操杯杓攤書課讀盈耳琅琅其爲至樂焉可得也
凡僕飲食服御常日之奉初無加於夙昔就令有之猶非
所好生平用意雅在人倫冀於其間得少樂地由今計之
自初通籍洊竊厚祿才地凡下誠不足以報塞大恩至於
朋友離別之思猶復如彼家門老幼之權抑又如此僕尚
欲誰與作計而爲此勞勞乎懷愁忍痛積歷歲年自知言
之何益但增忉怛爲閣下苦欲相問聊此發之耳石谿翁
終不返華屋山邱從古所歎奈何奈何鄭八久不得耗

比有人從湖湘間來粗說動止大要視僕差可耳四維清
狂不減微閣下言吾故知之前書殊畧之劣可想聞來日
人行會得小閒復作此紙期在意盡語多不檢閣下但自
覽觀無多示人此外萬萬自愛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五



正月十二日報靜菴明經足下使至辱書及詩辭理閒美
溫醇密栗初一披尋如搜篋衍斷簡忽逢非意所得在於
古人未論誰作挹其光氣固已非近物矣於時霽雪干林
朝暉一壑門庭閒寂軒序清明僕夙興罷盥負手行吟目
翫春蕙想寄遐外羣囂大遠芳訊裁通忽發封題曠然意
會於是披拂瑤席襲褭爐薰橫几伸卷正衿莊誦瀏然若
春泉之鳴谷粲兮如長離之耀天欲遂高揖曹劉近友徐
庾忽不自知置身之於何代矣若乃要眇融心鏗翰盈耳
散襟愉顏撫髀爵躍覲正始於今日歎太音之既希輒復
左暎鼎彝石戛球玉抗聲長謠韻動巖戶至於朝飡既廢
國朝駢體正宗卷五

六

縹囊在藏光響所餘久而未寂成連海上其移人殆若此
哉雖然足下於辭是誠善矣顧其過許非所敢聞至於相
知似猶未盡不敢嘿息可畧而言夫春禽振羽尙感鳴陰
朔馬呼羣猶知附尾是故石交投分興言嘯侶之驩偶影
獨居厥有慕徒之戀斯含生之同趣恒物之大情也况僕
少於學問本乏師承壯遊四方始交賢彥遊處既狎講習
滋多相與探蹟藝文研悅竹素今古變列黑白衆分至於
篇咏載賡譚諧間作機指旁驚意類交橫雖復語出因心
言非應會忽然意動歆若有神故得以朝啟夕發歲浸月
潤剪剔荒翳規恢陋陬引伸類長增益不能時以一二窺
見作者是誠僕之不佞而我友之大有造於僕也又僕門

祚衰薄填篋寂寥宗黨無人密親仍寡加復直性狹中剛
腸疾惡與世少可偷好用希眷惟二三友生與爲性命資
以朝夕實懷苦心比來原州初無相識平生游好眇然遼
絕閉門塊處出入無歡行坐忽忘耳目都廢時理舊策昏
然若蒙少之所業悅口厭心及此追尋了無可得嗟乎人
生遒志歲月不居僕齒髮未衰而生趣如此足下謂吾樂
否耶自我之得交於左右契結苔岑情均蘭臭匪唯空谷
之希聲實乃曠代之鴻寶念初握手已如舊知試遣伴來
便荷惠肯足下於僕意良厚矣旣而西齋刈楊東閣交筵
敷衽論心負墻問道跌宕圖書之府留連昏曉之期時復
對座探鈎分棚角技婆躑行藥則雅步聯翩攬腕鳴箏則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七

秦聲繼稊當此之時氛垢俱捐形骸兩化欲遂跨躡烟景
共挹鴻濛睨泰岱於微豪酌滄溟而旣淺良以極人世之
權棕曠千載而一遇矣適會足下自有家事理不可留謂
此蹻歸尋當并合臨分要約珍重再三而白駒旣邁瑤華
却迴睠顧生徒徘徊池館述舊恩之難謝矢新知之日長
畢芳歲以爲期指載陽而復路義心苦調殆不勝情嗟嘆
長言至於累幅僕感動情文彌襟歎息義難重強祇益慕
思固當抑此蹻歡圖其後會始要之以蹻修終申之以信
使君情妾意託欸素於微波昔往今來盼佳期於曷月我
之懷矣君豈同哉洎乎改歲迨此泮水感七日之靈辰傷
遠藩之無預微吟芳草興起王孫側聽倉庚懷哉公子極

千里以送目顧白雲而在停於是候望之吏踵掖於郊關
然疑之言心勞於龜策矣豈期雁候無憑魚書徒枉諱江
南之驛使曠望音塵抗西鄰之責言虛隙遲暮雖未訟言
於絕席亦已興盡於迴舟猶復近舍春遊遠規朱夏苟要
盟之不踐雖再辱以奚爲使僕志絕心摧迷途失計嗟乎
靜菴始僕所期於足下何如而足下顧且以世俗望僕哉
殆不可矣且夫巖栖谷飲者介士之奇懷也螻屈龍見者
大人之達節也故士或覲面而山河或楚越而肺附或鑿
坏而不顧或颺赴而響臻歷觀古哲趨舍千途義有所宜
出處一揆至如結納尤在信義昔者季布一諾人賤多金
元伯下泉神告冥漠是豈嘗剖券以徵償投膠以爲固哉

國明耕體正宗

卷五

八

丈夫意氣守以終始風雨不足輟其音霜雪無以渝其色
也重惟夫子忠亮之槩篤於天植疇昔之雅又辱寵藉谷
鍾無不應之聲瀨水有俱留之性固已鑄誠金版旌信青
松何有忽契濶之成言忘未乾之口血息壤在彼已復迴
顏溝水西流便同行路者乎若夫稽康晚起懶慢相成長
卿倦遊故多消渴而或眷戀鯉庭羈縻楚醴向平雅志尙
淹五岳之期左氏研精未放三都之筆以此依違不遑軒
騎是則迹有夷猶情非決絕日月之虧皆見桑榆之效非
遠在於人事蓋亦有之然而周周之羽匪跬步而可離小
人之智謂無言其不信故常積憂用老惟日當年以思子
之爲勞將責備於賢者亦何能不顧影而索歛因風而疎

請者矣願更深思勉果夙諾幡然廻慮嗟肯來遊方將與
之歌伐木之章奏將雛之曲上之欲以師益公之清靜下
之亦以樂南邨之晨夕散解鬱紆祛豁塵鄙則沒齒之惠
所不敢忘若其必故都之可懷詆見賢之不道抗遠舉而
不返顧去者以日踈前期既謬後晤仍愆使明珠綉綺志
終奪於使君翠蓋青舟心莫通於王子是谷風所以怨其
如遺靈均所由哀其數化在高義夫豈其然對使揅管心
煩慮亂聊布斯指辭不宣心至若繆悠以寓言繁複以見
志義乖唯謹體異擬倫非狂言之不藏恃惠子之知我也
書去之日便與馳心側遲之誠必不虛墜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九

某白辱書以大集編撰已了不鄙縟雜謬使爲序者發函
聘貽頰汗交顏逡巡累日不敢終逆盛指冒恥泚筆載忤
載笑夫蘭荃信美不充海畔之觀鐘鼓雖陳終駭爰居之
聽非芳薰之善變宮奏之未諧也性習所岐而知不知異
也是故祥金埋照待赤土而騰英天驥効材爲方歎而叩
首古之英匠咸求友生至於文章亦從其類揚雲爲麗賦
而擬式桓子見高文而病發五官之許公幹妙絕時人阮
籍之遇張華才爲王佐司隸命車於張載君苗焚研於陸
機皇甫則序美太冲彥升乃歎深伏挺並皆岑苔結分蘭
翠相鮮輝耀一時聲名千載若乃文章自得陳思謂之達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十

言一人知己仲翔因而不恨豈不以同明相照同氣相求
作者良難知之匪易藉使人夸貴玉卽卞泣可以無傳家
擅豢龍將葉公不復蒙謂嘅其嘆矣豈不然乎足下清衷
淵照逸氣焱發運宰匠於元席總妙門於油素發言爲論
學匪佇於稱師感物造端腕每疲于授吏懸河落筆寧軌
躅之可尋罄谷量才何斗石之可喻漈漈乎灑灑乎風雨
不足爲之先鬼神不能制其變者矣若乃忠信以昭之經
緯以錯之知僂輕不可以樹骨故按衍以式度知促數不
可以赴節故漂搖以盡奇浮聲與切響相宣密理與清裁
偕暢高陵大谷甄鑄在心截貝編珠卷舒於手發皇言象
陰陽有奔命之勤歛吐宮商球磬無遺音之路固以燮諧

律永藻暢襟靈奮擣采於璇條導長源於珠海鷹揚藝圃
陋沈謝之無工鶚視文場目曹劉而已短誠宜秘彼鴻都
副之延閣懸國門而不易求宗工以賞奇何有問道昏衢
求音聳俗使侏儒奮喙欲參鳴玉之班雛鷄叫音妄議垂
天之翼譬猶被龍章而造裸壤標瓦礫以冠珠林何其左
哉僕器不賈時言不行遠徒以結習未廢輪材屬承誣譏
之勤遂與枝讐之役攬漢京之聲悅未覺文繁襲楚澤之
芳芬真愁卷盡求其倫比知白雲之既孤次厥篇題笑黃
金之有賈其序文今已卒業同集本納上顧惟屣質步已
却於自岬磬率卮言情欲同於繪日劉季緒之倚摠利病
寧有當焉徐偉長之咳唾雲星非其選矣昔者宋人遊於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士

嶺海草衣絮帽往造賈胡陳以火齊木難則爛然駭矚侈
以明金綵羽則嘉歎彌襟至與之辨列方名品第貴賤而
後市人攘袂觀者反肩僕之爲序實類於此所冀寸莛之
叩與鯨奏而流聲數武之飛附龍媒而遽遠榮以爲媿歎
息何如

齊壽頓首芝山九弟足下得六月四日告慨然增遠別之
恨頃以芳春亟申歡讌傾葢投分忘形定交疎狂年少之
時慷慨立身之始相與低昂今古嗤慕賢愚品藻淵流銓
衡雅俗屢陳直諫之益不棄芻蕘之詞或命駕不逢則迴
車靡樂經旬暫阻則採葛憂吟於斯時也松有悅柏之心
帶有忘腰之適矣奉教曰淺歡娛未定尋值吾弟熒熒在
疚望窮陟屺行迫見星嗟夫嗟夫此之別也豈直絲路恒
悲關岳往恨云爾哉啜泣城闔含辭哽咽停驂郭門贈言
悽惻山川重阻薊北極於周南義望推移出水距乎流火
傷獨行之踽踽望遠道之懸懸追惟曩遊百憂集矣夏暑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士

秋涼攝衛何似努力珍護勉旃自愛弦望未期風雲增愴
所冀思夢潛符慈恩之遊有驗春風捲地中州之飛忽逢
略布所懷詞不宜脩

邵齊壽頓手芥子叅政二兄同年閣下前者遠賜手書兼辱狐白之貺炳也從都門寄來悉已拜領成裘輕暖良朋與共之風加飯殷勤遠道相思之字珍荷珍荷歲月如馳寒燠亟更起居何如伏計萬福齊壽去秋再奉

恩命中朝知已數書勸駕自念學業行能本無足取早蒙雨露濫厠蓬瀛至今扇影爐烟渺然霄漢書雲辨蠹豈忘夢想蠱上不事殊非素懷而身嬰痼疾歷七載胸氣不差胛風頻動加以偏親衰白次子羸疾事與意阻竟成留滯且道山冊府雖號優閒執筆賡歌事資華國非可但糜祿賜苟爲榮顯而已若齊壽者學本不豐文思蹇澀比久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七

荒梗彌成頽惰縱加齒錄以何報稱加目眊腕戰作字疎放珥彤之職非復所勝以此更思周任陳力之訓深惟柱下止足之義每念身雖退閒猶托舊恩別異凡庶姓名瑣末蒙

至尊之記憶

時巡頒賚預彤庭之分帛其爲恩幸撫已踰分何意更希榮進乎若謂盤桓不進以爲名高於其乃心翩其翻矣辱閣下知愛貴相知心耳昔在京師與諸君遊處皆文人勝流詩酒流連亦可謂極一時之歡也年在壯盛未計其後春花秋月忽爲尋常脂車屣履視爲易得猶或經旬曠面踰朔方叙使知年事一往良辰難再雖夜夜秉燭豈所惜

乎三復來書重增感唏情多地遐所思處處不獨於閣下
然也往時於諸同年中商權文事拮據今古與以銅炳也
芝山元調議論相發尤多助益然自度學淺才薄終無所
成家居以來每欲放意篇籍離事遠俗以保幽素而終不
免爲塵務所擾又家事不可屏除凌雜劬午恒自鹿鹿近
又被病心神懈散不復更能措意文字矣閣下索其前後
所作欲相流布方復許之以遠到古人期之以典型後學
談獎過實將所謂愛而不知其惡者乎平生於古人文體
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
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耳發篋
檢素頗會此旨捫管含豪遂無一驗根柢疏薄智力凡弱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函

詞不副意意不逮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性旣益懶草藁
多未存錄重違來旨謹繕癸酉以來雜文十餘篇奉塵清
覽少塞厚望聊存別後相思之資庶當寡過未能之驗昔
陳思定敬禮之文昌黎改玉川之句通人擊彈古今所貴
脫垂糾正啟其蒙滯於萬里之外獲一隅之益亦索居之
一快也今春辱同年潘常州聘承乏龍城書院本無意遠
出蘇常接境歸省不越信宿此可欣耳先世本有遺產足
以自給近旣分析頓減重以積年委托非人耗失大半素
不工治生方當隨事盡撙節之理耳聞炳也歸計已決當
以夏秋促裝家旣益貧懷抱復多憤激閒居殆非所堪當
復不免奔走於外耳星岡頃奉使至揚州未及一相見甚

悵悵閣下乘時有爲方大展所蘊勉矣自愛儻遂得移旌
吳會實所引領書不盡意惟增悵悵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五



聖駕東巡恭謁

祖陵頌序

代少司馬汪公作

邵齊壽

臣聞名尊域大必隆自出之祀德統乾元必祥本祖之典是以景員松柏藻歌商楹高山潦沮騰軌姬錄闡祥由其小昌釐風以之歸厚於皇時清克綽永福重代

列聖連光緝熙綿綿寶冑積石未測其源巢巖璿基極天罕階其峻若水頽祥之地繞樞電而湛星虹橋山降魄之墟擁熊罷而蔭雲物巍巍雲雷冥靈及列聖發臨九聖三陵長發其祥在瀋之陽實曰盛京三垣考耀應箕尾而疏基九野分疆跨幽營而表域削成長白抗終南太華之峰浩浩渾江洩溫洛潑河之兆瑤臺偃蹇外大國之幅隕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六

皇澗滌洞篤公劉之締構珍符欲集宇宙灑其氤氳運會將開山川鬱其精氣紛綸六籍載休祐而猶疎茫昧九邱紀瑰英而未徧赫矣壯乎泰紫之殊庭坤靈之寶域者也粵若履武康禋覲天錫羨雲雷寫慶瓜瓞迎釐神武濟世舊邦新命造家拓迹式廓用增人告其心天與之宅見龍有象文明開九二之爻鳴鳥來儀至德定三分之業及黃鉞載麾白魚斯躍戶牖六合文軌八荒旣度燕薊建我京邑肇基之地是爲留都若其重軒雙闕之麗參塗九市之殷千廬八屯之周百廛萬雉之密粲乎隱隱與京師同制

信足以奉

外少司馬汪公作

邵齊壽

陵邑而固

皇根隆上都而觀萬國者乎我

皇上下武受圖累仁嗣構握鏡陳樞寢繩抱表勝殘去殺
之化成憲章稽古之烈盛協氣之所翔遊淳化之所甄冶
威明之所震耀聲教之所布濩淪深格高縣宙浹宇百年
膺慶鍾明備之期九世恢基考祖宗之德固己道藹配京
勳炤紹庭矣猶以象耕靈隧展軫之路方遙龍鼎幽宮升
香之禮尙缺蒼蒼畢隴鬱鬱春郊永懷弓劍彌愴霜露昔
在

皇祖三恪祀事上以崇本報功答

列聖在天陟降左右之眷下以巡方省化知民風土俗王
業艱難之自斯乃國家舊章神聖遠圖不可闕也爰命有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七

司脩法駕除道東巡內外齊肅粵以歲在昭陽月旅夷則
登谷告期載嘗竚典

皇上乃奉

皇太后發軔紫宮清埃遼左駕離光之六鳳御文命之雙
龍山靈護野方神啟路黃麾紫蓋出霄甸而馭風雷赤芾
金貂扈烟途而序鶴鷺靜帷宮於綠野仍循問膳之儀肅
帳殿於黃街尙展含飴之樂桑麻郁郁夾輦路而鋪棗黍
稷與與委珍阡而縟錦若夫取材講事順農隙而耀威靈
舉柴收禽實君庖而登俎豆諒軌物之所經豈遊娛之爲
壯是用三驅疊鼓焚萊遵秋獮之期六駿駢衡升臯贊梁

騶之典周岐協吉商網均仁武士行庖訾黃跪足風馳霧

集長驅虎視之庭岳還川回直指龍飛之宅桑梓依然粉
榆在望問裳衣而追舊巡兆域而永慕睟容有穆孝享用
縟於是諏吉練辰質明行事祝奏嘉至工節采齊洞屬幽
喻優肅顯詔官職有序駿奔秉德黃籙玉豆告嘉粟於靈
阿翠葆金支接神旂於誅蕩山疊犧象懸二曜而應東西
大瑟中琴列重檐而考虞夏反本修古十倫三詔之禮全
肅倡和聲九磬八闋之樂備河龍供鯉豐融享右之符玉
柱生芝砰隱淵祥之氣五精會而虬麟訛百靈朝而魚馬
躍於斯時也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洋洋焉愛慤咸致樂
哀乃半騰漢典於視奄跨唐規於獻服者矣旣而存高年
採遺俗省歛清猷周睇城邑御總章之行殿布如綸之渙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六

號中陽白水仍邀置酒之歡烈文辟公共錫無疆之祉文
德旣昭武節是厲則有星墟列將能行鵝鸛之軍天策神
兵本號熊羆之士犀衣烟聚貝冑星敷申秋令而習威儀
肅軍容而明坐作七驕厲飾載旌旒而張舒三表鳴饒按
屯營而簡練囚斯以礪泰武於遐外憺威稜於鎮蕃震疊
之義斯存懷柔之化彌遠豈直西園太閤戈矛若林洛水
作師韎韐有奭云爾哉然後振旅神都移麾靈嶠翊雲駢
而轉蹕遵皇衢而復路邦基有萬年之固鼎業有如山之
重懿鑠之蹟猗歟偉歟且夫報本追養配天綏饗鴻慶也
時邁車攻觀風會同茂典也大禮大樂神人允若治本也
乃文乃武威福率土化權也用能經綸萬樞雍動八表道

凝克紹垂衣馳金冊之功義極如存指掌謚黃圖之運窺
刑纂謚湯孫無竝轂之因炤史瞻風姒啟入扶輪之列考
巡遊於往事則汾射韜芬第嘉頌於從臣則卷阿避德臣
沐浴元化遭逢休典慶過從郊歡溢陪禪竊以潤色鴻業
揄揚上德臣子舊職朝廷通議遠希猗邪濬哲思文清廟
之作創椎輪於前近慕相如子雲孟堅太沖之徒馳金羈
於後輒用課轅缶之末音塵日月之廣照識方庸瓊繆續
康衢之吟思塗猥局有媿清風之藻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九

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

邵齊書

別方不定萬族共其銷魂秋士多悲四感紛其在抱品物
恆性皆懷求友之歡含生大情咸有慕徒之戀至如及關
聞嘆登岳流謠郊路班荆河梁攜手羈旅離別之際古人
亦皆有不能已者乎古湫四兄日下無雙江東獨步同年
之友一時之傑齊瑟自奏見奪盈庭之竿隨照相投或按
中宵之劍京塵淹久亟共暄寒歧路無端乍乖雲雨粵以
建亥之年仲秋之月將從蓮府遠適荆南月明千里蟲吟
四壁風篁淒而軒序涼烟嵐清而林野肅寒蟬抱樹驚征
客之秋心候鴈銜蘆極愁人之遠望指塗衡霍擊汰沅湘
杜汀蘭畹正則之所行吟陶牧昭邱仲宣之所遊目涉彼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五

迴路謝此倫好離筵召悲別景加促執手一去填膺百憂
於時如蘭舊侶傾蓋新知竝爲歌詩以慰行役昌黎之留
東野有願爲雲休文之別安成還期識路故人遠去蒼黃
贈處之言密友將離慷慨攀援之意輒用序而錄之凡若
于首其詞云爾

黃生漢鏞故以童子受知武進賢令新城王公王今擢徽
州府同知兼攝郡符將往從焉路指歙溪棹開吳市煙波
渺渺嶂嶺盤盤事迫饑驅義兼賁米情篤知惠性愛巖壑
粵以首夏忽乎將行余講文此邦纔逾二載空空自笑愧
韓愈之抗顏濟濟相趨得孔融之小友方欣起予遽慨離
羣目極長衢心馳遐路垂楊濯濯絮繁愁芳草芊芊成
茵藉恨谷禽晚曉求友相鳴津樹扶疎落帆何處西陵浙
水知有遇風之詩漁浦桐廬會無維舟之待新知生別悲
樂萃於一時病骨空囊勞懷極於千里不能餽贖壯行酌
樽叙別裁詩四首聊代疏麻漢鏞旣得余詩卽夕盡次其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五

韻清源自濬逸藻不停感藉詞傾情緣墨露嘗覽陳書見
孝穆與總持唱和乃言吾詩寄弟集中今老夫此詩亦欲
寄漢鏞集也

公諱鰲字滄崖姓袁氏寧波鄞縣人也其先世居豐城宋刑部尙書天祐從高宗南渡遂家于鄞五世而至進士鏞死德祐丙子之難舉家從義十有七人又四世而爲明太常寺少卿珙生尙寶司少卿忠徹卽公之九世祖也伯輿之仕周室七姓從王卞壺之衛乘輿一門受命奉常贊事秦時典禮之官佩璽從行漢世侍中之職門閤載崇羽儀有耀忠規智節史牒詳焉高祖承伴曾祖瑤鄞縣學生祖慶運父茂啟贈朝議大夫竝德崇天爵道被人倫模楷重于一時忠信聞于十室公家承清白氣稟淳和體上德之冲粹殫下學之沉研旣最朝聞彌勤暮習每至明星在東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曉漏已盡正襟危坐諷詠無輟朝趨市者徃徃望其燈光就而請火咸共嘆其篤志燎麻未息便知劉峻之居松節猶燃遙辨顧歡之室豈止握卷屋上隨月而升讀書宵中鳴鐘爲限而已居家必恭言動無苟嘗飲于人頗極歡洽三爵以後由醉之言醒而自責遂斷栢杓衛武賓筵之悔早在立年顏氏心齋之誠豈徒數月竟同韋曜見寬孫皓之避長似公榮坐絕濬冲之勸不貳其過斯之謂乎公以積學高行有聲鬻序而襟尙希靜情懷澹泊學非于祿言不爲華未嘗揣摩世好以求榮進飯蔬飲水味道酣德居貧樂志名利不入其懷處約安仁塵雜罕經其慮嘗遊江淮及過燕薊執經之士雲集其門眷戀庭闈言歸邦族孝

乎惟孝友于兄弟温席扇枕明竭力之義填唱篋和篤同
氣之愛人倫之美宗黨稱焉至于風裁清高門庭峻潔交
必束修之儒談必彝教之旨後進憚其嚴重鄉閭歸其老
成足使盜牛之子自恥聞名食雁之賓無因抗禮公雖身
名未達終老諸生惟德與齒達尊有二合聞不已閭然日
章嗟乎崦嵫之景易收少微之光俄掩適來適去老氏云
徂啟手啟足曾輿長往嗚呼哀哉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
某年月日春秋八十有一夫人陳氏繼夫人曹氏黃氏程
氏竝風高彤管操美蒿簪協南澗之芳猷闡中閨之淑問
長子德達乾隆壬戌進士刑部陝西司郎中加一級木訥
近仁質直好義季路有折獄之才于公有高門之慶次子
國朝駢體正宗卷五

三五

德進詩書之澤不墜于爲箕謹飭之風無慚于刻鵠咸以
心絕志悲痛深罔極親營高敞經年得焉乾隆十六年十
一月恭遇

皇太后六十萬壽覃恩中外贈公朝議大夫刑部陝西司
郎中加一級某年月日葬于某所以三夫人衬卜其宅兆
孝子事親之終葬以大夫王者推恩之禮公年逾耆耄行
成坊表和而不流直而不絞質而不野矜而不爭取友以
寡過相期講學以躬行爲急可謂天之君子今之古人生
也有涯百年俄頃嗚呼哀哉齊燾仰止下風分深恒契公
之長子實我素交見托斯文敢辭荒落謹揚潛德用誌幽

媯墟誕慶袁鄉別族西漢儒宗東京世祿粲忠於宋滋相
於唐支分葉散源遠流長趙氏中葉凌江創址靖康鹿走
建炎龍起尙書衛難從駕南征卜宅鄞江來自豐城門承
忠孝代傳軒冕七百餘年弓箕載衍誕惟令德抱璞含真
一鄉善士百里賢人學不干時行無慚影華非繡鞶汲有
修綆遊心於淡味道之腴不求聞達奚損窮居蕤露易晞
隙駒難繫俄騫山壽長悲川逝生也無位歿而贈官榮滄
三錫寵溢重泉孝子蒸蒸送終禮洽親卜牛眠載營馬鬣
安其體魄貽以令名歿而不朽敬述斯銘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五

國家玉虎銜書銀麈敷貢言從井絡載建參旗秉鉞而鑿
凶門贊鼓而馳絕徼咨於方召式是應劉維時沈公磨盾
晨嚴聞鷄夜起皂囊啟事深嚴密勿之司

紫禁簪毫清切論思之地晨趨豹尾敬爲蒼生曉度龍沙
還參黃閣爰是短衣匹馬王仲宣束髮從戎走檄飛書枚
大夫登高能賦爾乃間關鳥道叱馭蠶叢五丁破斧之山
盤礪直上十鼠磨牙之穴秉燧宵征則文園有難蜀之言
武鄉上渡瀘之表迨乎籠令爲梗蔓子未殲猿鶴沙蟲競
灑元黃之血鞠藁麥麴驚呼米醬之儲此則聽谷口之鶉
啼悲同零雨望水中之鳶跼氣盡前溪者也旣而郭令籌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五

邊晉公入蔡升庸揖客獨高汲黯之名妙選儒官復用繞
朝之策遂乃揚于苗格因壘崇降銀河洗兵甲之光銅柱
勒丹青之字於是酬勲麟閣 賜宴瀛臺

天子以公實總師言奉揚密命削稿懲屈原之失論事兼
陸贄之長鳳屐銜恩隼旛出守旋以南交重地左轄崇階
載降璽書授之使節古訓是式仲山甫于蕃于宣萬民所
望召康公勿翦勿伐偉以盛烈聞於遐邊公乃盛檢繚囊
深鐫翠琬嘻噦蜀道多閑勞戍卒之詞點竄韓碑著詠

聖神功之作今者黃圖遠廓紫甸遐開一尉候於流沙偃
鯨鯢於絕塞清江碧海爰資作楫之重臣典冊高文還仗

磨崖之巨筆

我國家箕緯膺圖元都御錄天戈所指反舌無聲海水來
宗夜郎不大爰是軫秦庭之哭電掃黃巾彰殷武之威風
馳紫塞漸臺放仗揭竿行王莽之頭鉅野殪兇分冢磔蚩
尤之髀三靈祇若六宇謳歌嬰子奉以龍圖高寢遷其龜
鼎斯時也八州牙纛上璽綬以請纓五等貂璫望軍門而
解辦蓋以韓仇已報留侯義得受封商命不常祿父勢難
梗化鶴飛鯨走盡載

皇輿蕨苦菘甘寧非周粟然而義君布日冰崖留獨冷之
蠶巽母迴颺珠岸茁反風之草其有七旬逆命二尉嬰城
雖吠昧尊堯亦哀同望帝詳其軼事良足慨心日者明祚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五

既終燕雲告難翟泉蒼鳥盡蹴飛沙荊苑銅駝俱淪廢棘
北斗珠旗箕日甲子徇師南朝鐵鎖沉江庚申出迪惟茲
水國古稱鼉龜爲隣况值隆車雖有螳螂不怒維時陳公
倉皇銜恤慷慨登陣封江上以丸泥驅市人而制挺九衢
僮楚皆爲李勉之兵百雉崇墉卽是王罷之塚我

朝於是命戈船而下瀨揮殫羽以張羅飲馬於河雪滿駟
駟之廐連鷄爲柵天長驃騎之營藐爾孤城方猶黑子先
此孫恩內犯十年未復瘡痍今茲祖約乞降七校爭爲鄉
導爰以閭公夙膺于擗劈海而掃鯨鯢素習戎韜臨城而
嚴蛇馬公果懸車無懼成竹在胸鍛矢韞車長社之百樓
未動復隍塹塹晉陽之三版愈艱燒殘卽墨之牛神燈自

炳州盡琅邪之稻鬼妾可餐皆屬城中事 嚮士中秋壓笛而悲

歌饒吹行師六月帕首而更插犇刀所以南頓舊臣先傷
賈復臨濠名將幾實花雲羣公誓斬嚴顏

天子思招余闕鴻罌疎網

命輸攻揭以虞旛窮島飛書詔橫來蠲其釁社嗟乎愍懷
盡室血面朝天高武孤孫青城搏頰正使杜鵑啼盡難甦
遊岱之魂精衛銜殘矣補窮桑之壑矧復陸機人洛河橋
登上將之壇庾信適周開府進儀同之號二公使勉遵朝
旨早監降旗出臯羽於西臺坐左車而東鄉文淵擇主終
高銅馬之勛雍齒封侯勿替礪山之誓其視呈身短簿投
老蠻參汝鼓汝弓已盡國人之報江花江草何關野老之

國明駢體正宗

卷五

七

悲而乃斷捐無歸裹瘡復戰此則缺折破斧公且所以悲
來觸石移山愚公因之坐隕者也果爾江空木柿莫禦龍
超風墮紙鳶難爲墨守靈鼉不舉鼓已絕於死聲妖鳥爭
飛人復遊其生魄黃旗紫氣爭聞班馬之聲哀雁嗥猿齊
和守陣之哭二公雷霆屹若鋒刃恬然旋出火以自燔共
膏原而奚惜焚巢殺卵折戟沉槍邛山同穴誰歸先軫之
元憐火紛流孰辨萇宏之血綽最已憐其併命盱復痛
於懷沙閻應元二子後渡江溺死 今者

帝網恢張天閭昧蕩屬勝朝之苞孽盡貫金鷄凡華表之
遊魂俱招唳鶴穀城片壤與魯國以後降沐土故封爛股
頑之待盡從此奎章正史遂傳韓通丹鼎爰書不名程濟

然而實沈無祀岷首沉碑追恫鬼雄益彰官謗某細懷前
詰載訊邗人知廣陵彈盡之時近祇樹香聞之地修羅戈
戟懼劫燒之三災江表芙蓉建高臺之一柱文饒武鼓摧
殘薤露之歌桂棟杏梁黯慘平陵之色所冀咏懷古蹟少
陵迹以寄言勸獎忠臣坡老貽之碑版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天

講筵四世詩鈔十卷桐城張文端公與子少詹事隨齋公
太保文和公少宗伯蔣齋公少司空思齋公暨孫檢討魚
床先生侍講中峻先生閣學晴嵐鏡壑兩先生曾孫少詹
事樞庭先生之作也公父子入相一門鼎貴人各有集茲
冊之編標銜彙次尊
經筵之鉅典尙

講幄之渥恩以示子孫光紀載可謂盛哉其曾孫宿州司
訓曾虔示予讀之且請爲序夫冠蓋清第詩人資以立言
合僕世系史家爲之作表然而纓組七葉惟恃門蔭河岱
萬年皆由勲舊公則王顛聚書范喬留硯貽謀之臧並舉
國朝駢體正宗卷五
无

詞科稽古之榮疊升經席極雕龍之世禪資藻卷之日新
此其隆遇一也韋平之貴經術可以致君異同之辨殿中
尊其專席乃或擁比北面喬梓末世其官授易東宮弓冶
僅濟其美君子之澤易盡專門之學亦衰公一經相授四
傳未艾車馬拜賜實兼

三朝春秋起家遂光累葉溫室之樹家公不言華光之講
曾孫克敏此其隆遇又一也若夫法言之進無抹冲怠邇
英之辭恐虛啟沃臣恃舊學之親君厭苦口之數省覽未
賜寵賁不終公一門四世之榮實千載一時之盛值

堯舜執中傳心于十六字伊呂應運見知于五百年

御論首發得聞要道抑戒旣奏同游太和每因一日之接

遂折六藝之衷經幄較淵

綸扉特晉或游歷槐棘或出司喉舌几杖錫于暮年榮戟
光于後嗣並因侍講益利用賓終始一心生成再造此其
隆遇又一也至于有韻之文莫先于經其音之矢並列于
雅揚馬倡進御之篇賦頌鮮傳信之語侈陳祥瑞乃紀黃
龍虛誇戰功僅來天馬爲之君者不能六五帝四三王爲
之臣者雖有述作其義不實其言慚不足以傳世而行遠
也讀公家集翼我

國史慶

列聖之相承快萬里之日闢武成之頌非侈開邊

文華之侍益詳典學遭逢旣盛典冊遂多虞延元首之颺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三

周詩單心之句被于樂府編爲寶錄此其隆遇又一也珪
不及見文端公而于侍講閣學少詹先後同直館閣子瞻
悼逝未見范公昌黎殉知宜銘馬監游君子之鄉典型不
遠識大賢之後編輯方勤用敢先以乘章非僅光于旂常
云爾

臣聞金支玉葉天開軒帝之營丹水青邱地紀神堯之武
白鳩降籙秉鉞而荷共球黃鳥樹旂總干而齊步伐耀德
自我懽威無外南有越裳之車西有密須之鼓載在方策
莫不稱焉我

皇上握乾機履坤策三光榮鏡四時和燭流沙蟠木砥巔
頊之文戈北發南交戴重華之玉斗登歌

三后土揖萬邦問沒羽於雋僥驗專車于汪罔威弧井絡
下五吼之妖禽昕鼓橋門列三山之侍子文德則鞬轡如
歸武功則韎韐有夷所謂自我天覆丕冒日出者也憬彼
準夷湯矣西士川分碎葉稍當濛汜之東海近牢蘭更直
國朝駢體正宗卷五
康居之北昔革面於
兩朝今離心於四部
皇帝龔

上天之命揚下武之光神緯爲謀日中必芟招搖所指秋
毫當羊角之風扶服其來春霰得龍銜之照兵無殷刃鼓
不抽房埽衛拉而擒王厲伊犁而洗馬昔神禹之征饗養
阻以三旬武丁之伐鬼方僅于一克若乃休屠太子上漢
殿而珥貂頡利小侯舞唐宮而稱兕方之今日曷足參乎
鼎魚小沸牙璋再舉籠山絡野搜欽鴉于圓中掣影奔霄
追飛廉于海外貫胸反踵之族問彼游魂銅頭鐵額之兇
化爲異物天囚貳負之口水戮九嬰之厲星旗西轉則月

窟爲空雷鼓南鳴則金城不閉將使參天大道除於鷓鴣
之泉分地高車置爲雞鹿之郡于是賁山慕德善馬徠琛
效白狼歸日之忠遣烏弋驗風之使龍文魚目非關漢將
之求茲白乘黃盡入周王之會別有大小布露左右花門
背鐵勒而來王款玉關而殷頰其時

天子方九秋講事威揚綏遠之軍三載朝宗瑞輯伊綿之
峪帷宮拜爵鸞旂扈馬然後千門萬戶開闔闔而覲

天玉具金龜抃衣裳而宰地蟬蛻向內鱗集仰流娑夷之
重譯未歸宛國之西鄰又至

皇帝將教大閱以治兵會遠人而觀禮龍旆先期鳳旄效
駕湯山北駐環萬幕而雲屯溼水東流浴重輪而光動于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三

乘輿乃升四正眺三盤蚪林低翠蓋之風練瀑射虹旂之
影壓碣石而晨青控薊門而宵紫龍池通氣重來渥水之
駒桐嶺連霞卽會金山之玉是時宛右月支之部海西雷
霧之濱厥角稱臣歸身請吏

天子蹕青驪而受贄張赤帟而詢風雕題深目晉三接于
龍光重舌左言徹

九重之天聽西旅底矣

帝車迴矣蓋猶未轅乎南苑也乃建辰旒之十二列星校
之三千仗馬歎雲儀鸞縹野鼓車殿地則天驥從東關戟
趨風則單于自北然後整六師于飛放馳七萃于柳林張

陸散紫燕之蹄鞭海合元蛇之尾染風毛而翫地金僕橫
飛落雲翩於垂天青莖直上韞鷹未涼睨顧兔而輪孤躡
甲餘酣殫天狼而芒靜方且星流蒲海封彼長鯨羽飲葱
山獵其雕虎繳大風于北隧弋巨鳥于西荒一發而獲名
王三驅而網下國豈直表貉致禽抗皮服不而已哉于焉
張翡翠之帷御鳳皇之邸舉崇行包騰車命酌朱提轉斛
醉敕勒之于人烏獲飛橦陳犁軒之百幻神仙金闕歆蜃
氣于晴空堯舜榮光召龍圖于俄頃是則晉水璿臺之享
九驥翱翔洞庭廣野之張百靈踴躍者也四裔旣賓六軍
宿戒

皇帝遂以中冬之吉舉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三

大閱之典是日也鷄尾日中羽林肖駕鼓鐘會食擊斗騰
褰天垂五色之雲人作千夫之氣司馬弊旗條狼誓馭金
奏而九夏終雷聲而

六飛出

天子登乎九成之臺觀乎萬全之陣組練凌輝戈鋌捎景
八風析羽中天懸赤日之竿五緯分芒應地舞黃龍之纛
乃御金山之猊胄擐闕鞏之鯨函南斗佩其紫阿東井杖
其黃鉞唐弓虞弧對甲帳而開朔月貫星聯抱丁侯而拔
鏃授子則六軍挾纊提馬則萬騎銜枚龍角天鳴夔夔地
奮駢旄麾赤旛動焱車走戟金汁連珠燧牛象而排山沸
鴛鴦而然海崑岡裂石之聲揚谷流金之燄徒趨鼓賦丹

烏翮大武之牙陰雲陽開朱火照成湯之旆中分鹿角縱
燒虎于重門橫貫魚鱗掣靈鼉于一手三發三刺九天九
淵日月爲之徘徊風霆助其響厲光耀乎西夜之庭威讙
乎無雷之國觀者屏息聞者墜心可以鎮麟海而不波屈
蜺羅而左注堂堂乎虞夏之羽千般周之仁義也樹騰豹
以殿軍鳴金饒而振旅愷獻之樂作飲至之禮昭慶賜遂
行中外大悅然後旋華轡面

紫宮象輿婉俾于南門鷺鼓魚烏于

北闕千官黻佩抱暎日之光華萬吹鏗鏘和鈞天之巨麗
皇帝爰坐明堂負斧辰赤蛟白澤弭節而霞開玉馬金牛
揚鈴而颺發撞華鳧之鐘震靈鼉之鼓鴻臚六唱宗伯九
國朝駢體正宗

卷五

三

儀受八表之販章會四方之離傑正義星于若木更惕

堯心鏤禹字于崑崙猶陳益贊文子武取賞春罰秋佩圓
矩而四和闢廣輪于兩極矣

臣

榮與簪毫識窮窺管虞環

自遠莫名刻王之勳周鼓同文竊慕雕蟲之技謹奏饒歌
三言至九言凡七章敢陳七德之歌敬誌九功之叙

趙雲崧前輩咳餘叢考序

吳錫麒

聞之良弓九合斯稱鉅黍之名大樂六成乃著總干之象
故蘇世之學兼納乎支渠載道之文不局於矩步履稀削
鏤能助方聞考縷剡麻胥歸淳制用以盧牟往載被飾前
謨統大魁而爲笙結春芳而崇佩若雲崧先生者其今世
之深寧叟乎先生味道之腴食古而化三長兼擅乎史氏
九能可以爲大夫凡夫斗簡觚編龜枚鳥卜天儀軌象地
節堪輿凡將元尚之篇乘方割圓之術以及青囊之祕策
黃石之內書莫不星宿森羅雲霞虢費同撐腹笥妙抉言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泉東王投千二百驍但聞天笑侍中奪五十餘席誰及瀾
翻於是奏罷長楊便隨羽獵吟餘紅藥更上蓬萊坐第七
車承玉音之問答給上方札作官樣之文章豈不論可粲
花口將吐鳳而乃一麾出守數載從軍參上將之韜鈴騁
書生之筆舌斯時也大旗日落萬馬無聲古塞雲屯荒燐
四起盾鼻磨墨弩牙發機胸羅破陣之圖翰灑洗兵之雨
直欲曲鳴桐鼓碑借崑崙固未暇醜縷成編鑽研舊業密
爾自娛於斯文也士各有志水亦知歸乍釋戎容遽懷初
服雖福星一道冀慰蒼生而壽母七旬敢違白首鱸魚有
味葦草忘憂岫幌依然楹書無恙爰於愛日之暇彌勵惜
陰之心七層支白傅之陶瓶十手佐蘇公之筆錄源通河

漢環流太極之泉藥合刀圭高築軒光之竈郵能考異契
乃參同萌柢百家喉衿羣籍成叢考四十三卷標以咳餘
紀實也今夫士夫木伯俗見易熒而守經者非之折楊皇
琴里耳傾聽而審音者笑之自志別九流書沿五體語焉
莫知所本述者但撮其文遂至朱紫相淆焉烏失據黃車
使者小說託於虞初白水真人部居失乎漢紀使非擊麟
皮之鼓礮處同宣燃鳳髓之燈昏衢畢照正恐佩無迷穀
寶但康瓠誰復登道筏以溯洞仰謨觴而斟酌乎先生以
茂先之博濟公彥之勤以夏侯之顯門衍江生之師法筆
針墨灸洞中其支蘭書雋言鯖各飫其滋味每伸一解則
吻縱濤波或下一籤則意窮冥漠貴游畏其折角時輩聽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二

之解頤斥憑虛公子之辭傳公是先生之記拈毫獨笑弄
墨忘疲滄海瀾回入尾閭而競納泰山雲起積膚寸以成
奇卽此一編已堪千古錫麟水端莫測宙合難窺乃以鴻
筆之如椽下付鯁生而作序歸田可賦正將山水從君記
事有珠先以光明照我愧讀書未能見道失已東隅喜問
字特許叩門禮應北面自忘蠡測願附驥旄如謂公衮之
才尚堪俳偶長謙之業亦有條抄則樞貌僅存蓬心未洗
是猶棘林螢耀而與夫樽木龍燭也

維時窮谷日短孤檐雪深薄酒不釀凍絃易折哀禽愴夫
故侶潛鱗損其素書陰寒中人抑鬱誰語迺有是然造門
肅然請謁者則吾亡友曾君盱江之令嗣今戶部主事賓
谷也手其先人遺集乞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意喻於獨欣
而情感乎均戚竹林遊歇尙識黃公之壚山陽室空更咽
鄰人之笛引聲欲泣覆卷而思方余與盱江釋褐中歲注
名木天質屋亦望衡而居無日隔同年之面隻雞之局訂
之立談狡兔之毫禿於坐詠刻燭自律申且忘疲月流有
聲花淡如影余謂此樂當令常繼君乃憮然微若有感南
皮高會每念乎元瑜東海仙龕已迎乎白傅雙旌千里一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三

別三生嗚呼痛哉夫鍾期歿而伯牙輟絃惠施死而莊子
寢說痛知音之不作悲冥契之既逝然而神明可接慧性
難磨故椒蘭之芳因委灰而彌烈牛斗之氣雖埋劔而亦
明爲之申誦前編校詳故牘青燈暗燼古木怒號瞥然而
山水相逢呼之則精靈欲出任昉之思僕射無改生平孔
融之見虎賁引之上坐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在
斯乎君詩深造以姿練才於學有竹枝之調苦得離騷之
韻幽跡其水宿風餐破帆孤騎半生落拓萬緒蒼涼卽至
內歷承明出典大郡蓬山方到而船已風移棠蔭垂成而
離逢日昃賴陶寫其何物終願領而傷生江湖可遊寓晤
言于萍迹草木未改圖形狀於薜衣君其已逮於古人我

更難忘乎昔者嗟嗟山阿畢景車馬虛生竹素有情文章
未死采歸昌之奇律統大魁而爲笙沈延之注邇言將行
于世賈逵之傳絕學獨闡其微以視東原北徂魚門西逝
楹書莫讀弱息僅存剗剗之事賴之友朋蓬蒿之室寄平
妻子而君有賢嗣能宏斯業聽余此言亦當微笑應之已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立乎千載以下溯乎千載以上年代牢落聞見傑池方郭
四隅華離其黑白雜組五色糾錯其元黃而欲咀嚼宮商
抑揚南董作史家之外乘闢詩學之闢津縑總萬端囊括
羣有厥要有二曰識曰才神照乎先自包著蔡之用視反
於內有謝離朱之功是以持纈振裘貴提其要懸鏡程物
莫匿其形否則遊赤水而喪元珠登泰山而迷白馬惑矣
力積于寔乃有負聲之飛氣運于虛遂成伏采之發是以
長鯨掣海鳴吼皆驚羣葩競春光色自耀否則歌皇荂而
升清廟被諸于而入九衢陋矣蘊山先生螭陛舊臣麟臺
老輩肄長書而練志綜洞記以研心證渡河之文能知已
國朝聯體正宗

卷六

五

亥定藏山之業別作陽秋

所撰西魏
書新刊行

間嘗覲縷遺函度疏

前載思摘齊之有道謂貫弗之非難約年經國緯之編爲
海立雲垂之詠音宣鐸舌響叩鐘脣轉寒暑於毫端寓褒

誅於腕底著詠史詩若干首權輿秦楚之際筆削相承上

下堂陛之交尊卑有別若觀火若列眉儲儲然眎眎然厥

製可謂盛矣覽者竊有感焉向使道穆成鳩紀綿提挺登

櫟椽蠡者無改絢鬢閨首者依然則亦共絕言提俱遊化

始已耳卽或徑榛漸變淳悶終開鬼號蒼帝之臺神授黃

靈之籍而治日方永泰階自平帝曲揮絃民歌擊壤古來

之樂常屬爽鳩大德曰生無呼蒼兕又何致屢換已成之

局別開非想之天窮宙合之新奇供謨觴之斟酌乎而乃

市多霧集劫有灰留黃星見而真人輿壞雲飛而降旗出
往往輸贏似奕消長同湖龍戰能豪蝸爭亦健洗兵之雨
徒望乎天河脫劍之風難希于王者爲之上觀天意下驗
人時白馬南來青騾西去龍虎乃關中之氣草木皆山上
之兵信鋒鋌之由生倏蟲沙之已化豈獨千秋廢壘興嗟
豎子之名一片斜陽憑弔將軍之樹而已哉况復得失之
故如林治亂之原若燭九變復貫而擇之必先一錯鑄成
而悔之已晚故當泰運將啟靈貺畢甄上有抱蜀之君下
有首公之臣申魚水之歡合雲龍之契甘霖應手赤日當
心玉弩無驚金甌不缺何其盛也及夫蒼鷲之釁已兆銅
駝之泣方萌酒勸天妖琴橫出席詩能作讖佛不援災積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六

慘慘於人痾極妻妻於帝鬼或童昏之主而婦寺玩之或
中智之君而權佞誤之必使鳴鳥不聞芳草見刈墮長城
于闕外摧隆棟於朝端忠臣義士之魂都歸碧葬瓦解土
崩之禍兼及蒼生此觀者所爲傷氣回腸嘔歎頽息但思
濁酒之澆而不顧唾壺之碎也先生智珠善記古尺工量
抉皮裏之書製胸中之錦全鉤秘隱旁晰沉疑不嫌組織
之勤惟以勸懲爲主雖復形勞薄領績美旬宣而公事纔
閒吟箋已設一以爲考古之鏡一以爲饋貧之糧金石聲
流波濤吻縱斯可謂識之精也斯可謂才之博也屬以移
藩浙右入

覲京師念下走而枉存出是編而督序愧乏三冬之用快

聆九夏之宣翻世上之白科小言敢擬借君家之履齒幽
徑或通聊助引嚶不同修禊論百官之富但恐面牆得數
日之留已踰闕市固已傳鈔未畢禿盡柔毛所冀削鬪重
看讀從剛日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七



歲在柔兆執徐實伊者有事於文祖之載丙汁壽躔辰章
龍記麗禡枕被協氣蔭敷

太上皇帝崇紹乾圖環周甲籙闡皇王之大法修授受之
上儀月正元日禮成泰筴炳符媪靈効祉曉曉乎倅倅乎
依古以來未有衣德緝麻若今日之盛者也嘗觀虞書所
紀危微精一心法權輿特申之以執中之訓用以剗宙合
立易威掞剛坏柔楫猥牖邇延光長世稽古同天三代以
還循茲者臣備員清籙珥筆端闡竊見

聖道昭融德施汜濩救寧之效晷於執中勤恁之忱懋於
抱蜀方今大典屢舉至治丕承靈繹彙轉貞祺欲告推本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八

謨烈證合圖書皇哉焯哉誠稽耀所無以名鏤牒所不能
罄也然而放勳敷績重華協徽拜籙膺鈐晏欽其純造
題期立象夔夔表其內心揆厥懿隆統由劼恣何况

大聖人道超前載化洽重熙心法治法兼總條貫臣不揣

駢陋謹備述夫貽謀之本以仰窺乎執中之心言取諸文
而義歸於實考帝者之盛烈究皇道之極功凡所以迪萬
萬年無疆之休者賅乎此矣粵若冬壇夏澤亥稽辛祈以
承上緯以迓蕃釐展九獻之儀陳八溢之舞玉圭有邸匏
爵無文盼蠶豐融樵蒸崑上敬矣然且推尊親之義則道
謝答施勒典寶之文則義標守實鞶勞謙於昭事契於穆
於面稽是以甲子延洪籲請通於夙夜丁壬燮應感格及

乎雨暘夫我

大清之發祥於長白也

祖光

宗烈蘊符儲精軼黃靈於壽邱邁蒼牙於成紀岡龍雲接
石馬風生每當
鑿輅時巡蕭薊既告展膝扇之弓劍憬古處之衣冠緬緝
造而思艱揚耿光而繩武孝矣然且啟

實錄於史成日勲雒誦揭洪圖於樂府時悠仔肩純嘏卜
其有常貞符綿於無疆是以祥徵五代襲其慶者二百家
源溯

六朝萃其華者十一葉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書曰君子所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九

其無逸

臣伏讀

經筵御論發明茲理致爲詳備用是貫九有枋四時攝三
名叶五紀追結璘之軼景辨扶桑之登光奏庚郵而絡馳
章

乙覽而周洎澄方雍莠遴牧求芻露灑春愉霜行秋肅勤
矣然且樞臣日接申覆勉於求寧庶尹詳延寓回容於展
采贊贊共承乎天咫孜孜彌惜乎陰分是以挺桐萬萌用
渙汗其大號臯牟百辟僉孚應以實心若夫擷禮樂之菁
華考古今之得失黃神授筴白阜陳圖味剖今腴藻摘古
豔采歸昌之律譯梵夾之音罄酉穴以蒐羅引謨觴而斟
酌經史子集觀其備淵源津溯極其游樂登臣向之編潤

灑帝鴻之硯富矣然且瀕迪儒林則全書鼎布優單蓬苑
則副墨蒨陳締築閣以宏璉香羣言而光被是以星輝東
壁占垂象於上圓路狝南車驗同文於溥海况復

帝琴播詠皇極敷言契虹玉以耀鈞握龍璣而甄度詩編
協五文製逾千運泰媪之洪爐創羲軒之年譜鳳苞五采
龍券十華墨絢星雲繪兼藻火煥矣然且續心燈於虛晝
松棟凝輝演福德於箕疇柏梁流韻晰理則神膏沃飛文
則經液融是以倬漢爲章壽考徵於文字鑿乾成象萬物
陶於化工至如

閱兵南苑

行園木蘭諏吉日而春蒐應新霜而秋獮棘門旣樹朔馬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十

齊驅輦鐸傳瓊闌之聲旌旗耀火茶之色肆茁葭之一發
循艾蘭以三驅赫矣然且詐馬開筵燕私飫乎藩部嬉冰
垂賚鳧藻驗於戎行就行狩以洽歡遵國俗而講武是以
化均甌脫名王皆上壽而來寵被糾桓天下以從軍爲樂
彼夫星竈月蝟雲戍雪城揮鞞行威暴之兵秉鉞振犁庭
之勢瞰穹室而熏鼠彎威弧而直狼準部螢澆回疆雪沃
再平金川之寇一出臯蘭之師赤嵌則淨洗妖氛青海則
全收馬跡

睿謨獨斷勝算先揅取渠魁若撥羶驅小醜如埽穽神矣
然且待飛章之告漏聽終宵築受降之城網開三面戎豈
憂其伏莽武乃取於止文是以氣肅霜原偃草之風自勁

膏回春野洗兵之雨先飛今夫執訊獲醜所以告武成也
崇化厲賢又以敦士習也樂雍宮之肇造頽壁水之環流
遵盛禮而習縣練良時而釋采鈴鸞應蹕鼓鸞翹春藻綠
波縈槐青布拂接麇文於戶牖申鐸響於宮墻采獵碣而
范碎金軼鴻都而鑄貞石懋矣然且恩沛八科廣甲乙之
選試綜五藝備庚子之陳崇實學以翹材剏茂修而納軌
是以名題千佛皓首忉乎三升身領羣僊瓊林榮其再宴
又若典美劭農心殷濟衆蔭暍人於暑路餽窮子於寒衢
酌木飢金穰之通匱寸雪尺霖之告慰鴻替而加賑憐烏
尾而諗通五蠹剔其奸胥九扈趨其嘉殖仁矣然且弛度
支之幣則正賦五蠲停轉漕之帆則全租三貸藏富已盈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七

於葭屋納隍猶歉於

皇心是以豐年告臻倉箱積乎千萬芴氣成象戶口倍乎
京垓且夫神明幽贊軒轅有敷教之臺焉風雨會和溫洛
有巡方之館焉仰

飛龍之在御瞻華蓋之承辰蒞興桓者四

巡江浙者六測土中於嵩洛訪梵勝於臺懷津門覽滄海
之雄闕里禮素王之宅羲舒按節章亥編程天馬籥雲皇
人壽穀勵戎酌之練武采髦士之陳詩賞賚及乎黃頭賜
予隆乎白首惠矣然且念中人之產桂桓捐雕載後乘之
饑閭閻釋供民勞銖細而必省

帝惠波溢而未央是以聲歡若雷三呼同於嵩嶽香涌成

霧萬口誦平牟尼夫百谷之王莫大於海天池所醴遂折
爲河竹落湮難桃花漲易經

翠華之臨視授使者之機宜塘鑿魚鱗隄懲蟻孔三疊洞
達九派鬢流衛圻張於東西導清黃於南北尾閭有洩反
壤無憂寧矣然且慶告安瀾必歸之

吳眷祀虔沉玉謂賴乎神功念億姓而澹蓄翹一心以鏤
敬是以庚汎蟄影羅利早靜其濤亥旣輸珍冰嶠亦効其
職由是葱嶼以西瀚海以北南極滄溟東漸朝鮮車書協
而澤馬鳴梯航通而銀鑿賁凡自朱鳶舊俗鹿耳生番廓
爾喀二藏而遙喚咭利九州以外駢陳壤奠翁附父閭驗
壬呂而陳鰈蕭寅賓而奏雉無思不服似水知歸盛矣然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七

且澄嗜慾之源不寶異物厚維婁之義以柔遠人大化洽
於懷來中孚動其寔往是以明堂位建八絃咸仰
帝天王會圖開萬國願遵冠帶夫襲窾種勅寶位也覈義
肴仁吉祿也勒崇垂闕顯名也均禧錫羨曼壽也

大聖人優游於四得之效包舉乎十全之功要皆握乎大
中之道因德致福以聃合驩天人之應旣彰帝王之道備
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過化存神紹典詣燕上治循乎合雒淳化穆
於成鳩甄受太皞延光寶紀

帝心克竺

祖烈同符修

太上之鴻儀受天下之大養

皇帝兆嘉旅豫襲慶提釐矢寅畏於青宮稟繼承於黃屋
冲懷莫罄成訓式遵敬勝日躋健行夕惕昔稱用中者舜
建中者湯

皇上維本此執中之道帥而行之綿承翼於兩儀協辯章
於百姓斗車默運玉燭均調庶政和而八風平民氣洽而
九歌作稟神謨之顯赫侍

寧壽之頤和宴則千叟迭開堂則三多並慶春秋極於億
萬似續逮乎來舅豈不懿哉豈不懿哉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三

夫清秋之氣肅故倒生威凜乎霜威隴上之聲高故橫吹
特雄於騎曲古人聽鳴笳而自壯歌折柳而逾豪名重於
斗極以南志馳於伊吾之北者將以靖兜烽於列障宣道
鐸於諸邊坐作金湯策全梟散豈僅潼關四扇旌迎曉日
之晴玉壘千秋目極浮雲之變已哉我石渠夫子神羊一
角丹鳳五文俯玉淵而究奇抗金嶽以流爽讀書而兼讀
律繩染臯蘇富學而卽富兵履蔡韓范居耽三昧則千蹠
非多出備九能則一夔已足爰達聲名於

黼座遂書姓氏於屏風於甲辰夏值逆回田五之變以禮

科給事中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古

簡赴甘肅藉以飭戎行定民志也於是衣縫袴褶遠控黃
驄手握牙璋便投白筆祖述著鞭而起王尊叱馭而行刺
刺叢山浪浪暑雨喧呼兜渡爭唱檀來四圍聞風水之聲
萬壑走煙雲之氣曉望青天而拾路夕浴黑月而尋梁其
險也米浙矛頭其勞也墨磨盾鼻亦可想將軍於大樹擬
豪士於扶風也已而况野名絕巒毒生噓霧之魂山號常
羊醜肆舞天之技雖郎非知世人豈長生不過唐述之潛
逃終見焦梨之自齧然而訛言四起飛牡羣驚全賴撫綏
兼資彈壓葉公免胄用行望歲之心馬援留賓不納閉城
之請卒能丸消赤白局定蒼黃漢約風馳秦寃雪洗彼夫

鳴張爲患蝸附取亡者觸躐高築夫新臺肩髀橫分乎故

冢荒燐草蕪敗骨煙消此固罪惡之貫盈亦見德威之用
異也事平 特授鞏秦階道蓋古隴西郡地云時也虓狐
穴淨妖鳥巢空吹鞭息警於城樓飛檄罷傳於驛路仗福
星以照逃亡之屋借甘雨而洗兵燹之塵文饒訓民每說
農桑孝弟延壽講武亦陳鐘磬管弦人高大布之風士恥
危冠之習春犢無佩朝羊不欺燕子田肥桃花米熟莫不
舞來蘇之隊騰有道之歌添丁稱賈父所生名屋爲羊公
而諱德之感也教之成也今夫輪鞅國典締結民紐者敷
政之經也元本山川命名草木者又陳志之本也隴西關
塞阻深風氣窮鬱含古逾秀標今特奇我夫子以德化之
旣成庶風謠之可采屏喧笳鼓取逸煙蘿冥陟極深幽賞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五

無已乃歷成紀訪雞頭道陰平越朱圉披雲可觀羲晝常
留順風而行軒裳如接清涇濁渭仰

聖論之精左岷古嶠識禹功之大至若隗囂故郭諸葛遺
營驛號黃花氏稱白馬杜陵拾橡之谷裴公種藕之湖但
見舒卷風煙淒迷竹石哀蟬叫葉怪鳥啼柯埋斷鏃於耕
沙闕殘碑於樵徑石馬摧而芳草空積山鬼去而孤花白
明言念古人易墮青山之淚相逢隱士曾留獨樹之家然
此僅流覽乎中區猶未遠探乎荒微也乃若壙臺古戍疊
藏新屯稠木迷天深篁撲地師卜雜鈴之族法王佛子之
棲亦復親降高軒遙停飛蓋梯七十六盤而直上閣四十
八寨以周諮盟之清酒之辭重以甘茶之賚不必銀符表

信銅柱宣威而仰新息以如神呼子儀而爲父髻毫衣曳
嗎哩旗懸寶刀插腰蘇蘇膜拜銅鑲貫耳牙牙曼歌旌未
動而蠟蓋名酒先擊騎已過而香煙尚在如風偃草願佛留

韉讀番行襍詠一編斯微微乎見懷來之盛焉夫人跼踖
乎方隅之內微逐於里巷之間而欲遍數恒沙高談兩戒
則章步亥步或失其縱橫朝陽夕陽多迷於向背輿地之
學自古爲難夫子電策奔馳鸞輪來往察地若白阜主土
類蒼龍尋鳥鼠之源而謬糾酈注驗崆峒之脈而闕補桑
經劒閣周環乃悟因桓之義葉榆附會知非名黑之徵要
皆目察區陬力窮登頓故能掌中見果指上分螺此卽允
南之記揆三巴道宏之源搜四海祇虞波溢有謝瀾翻也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六

已然而萬里馳驅易換雪泥之跡十年閱歷都勞雨露之
心征袍解而鏡唱聞官舍羈而棠陰滿不因毫楮難駐雲
煙故繪其事爲十有六幘寫金戈鐵馬之場秋空慘白狀
烏道蠶叢之險古路純青木似合而聞鵲林欲腥而出虎
卽看圖畫此中能使白頭但念瘡痕滿目誰非赤子則是
圖也殆我夫子宏濟之苦心而活民之矩券也乎若錫麟
者頻年枯爨深負桐知一畝荒莊又將茅塞每望遠睇春
風之及忽闌暑聞述職之來纔接尼墻翻誇點瑟命濡毫
而紀事敢奮墨以灑詞所冀鳳舞依霄鴻飛遵渚始旬宣
而終燮理先節鉞而後鹽梅九種慈雲作羣生之功德萬
間廣厦庇寒士之雨風則秦隴三州金方一道統在包含

之內得爭陶鑄之先展贖貢言抒情述德亦願無忘麥邱
之祝云爾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七

湖北呂堰驛巡檢 卹授雲騎尉世職王君葬衣冠

記

吳錫麒

夫才可兼文武而徇義爲難秩無論崇卑而竭忠爲大是以莒郊受命原非五乘之賓鍾山降神乃聞一命之尉士君子馳驅報主慷慨成仁具含玉而行鑿凶門而出垂榮不沫效死奚辭然至身隕邊疆膏塗原野先軫之元不返王琳之血難收若王君者其節尤爲烈矣斯

恩有獨隆焉君名翼孫字以燕號聽夫蘇州長洲縣人明大學士諱鏊者其十世祖也宰相世系最盛瑯邪青箱家學見推江左君生有奇稟自成逸才負雞犬而渡江呼龍泉爲知我嘗隨父幕游齊魯吳越間守贛君之訓法令爲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六

師侍平子之行風氣日上故能片言折獄三步知方旣而故昭信伯馬蘭鎮總兵官李公奉堯招致幕中李公四牖八窗高掌遠躡宦跡徧於天下幣問走於四方君因得周覽山川遍交賢傑元琛之馬千里顏高之弓六鈞歷甌脫之窮邊踏龍沙之古磧留犁撓酒勅勒傳歌嘯欲驚天射能入石當是時其豪不可及也而乃鸞游棘樹鶴下雞羣從史可屈乎兒寬卑官不辭於柳下於乾隆五十五年以宗人府供事敘勞爲從九品分發湖北攝荆門州建陽驛巡檢事補興山縣典史桑澤來而盜風息蘇珣至而訟牘清見重上游將邀大用會以建陽失察事被議奪職五十九年始捐復原官仍之湖北縣布再上改絃更張逾年補

襄陽縣呂堰驛巡檢未及到官檄攝長樂縣典史數月復兼署其縣丞彫劫餘生惟資山伐睚眦小釁憤起水滋君方修活民之書贊理縣之譜適湖南用兵上官檄縣設兵爲防縣遽下帖團練鄉勇而不給食不立頭目吏緣爲奸民無所措君條列數事上之縣府馭烏合之衆藉箸而籌激鳧藻之心發棠有請卒之議寢不行君亦謝事去而長樂之變作矣期逢瓜代樹乃桃僵喜見子羔之來僅免仲魚之及聞之者皆爲君賀君亦自幸得脫於難也於是始受呂堰驛事時六十年十二月十日也雖孔道云勞方憂旁午而彭城未塞尚是夷庚迨明年嘉慶建元枝江逆民肆亂當陽應之侵及遠安而鄖陽荊州宜昌舒南荆門諸

府州縣所在蜂起卽襄陽所屬南漳各縣亦或嘯聚其間呂堰偵騎雲馳嚴烽電警徒有籠東之卒并無不葺之城君以王霸之曉兵爲景丹之持重胡牀指畫契箭傳呼挈奮令糧運車塞隧人拔戟以成隊地艾蘭以爲防時邑合捕邪教嚴多所株連逃亡者衆君皆招使歸田又預立備賊章程八條忠義感人便宜行事裴度之除苛政咸樂更生李瑒之募鄉兵羣思致死亦謂民情足恃有備無患也至三月賊乃大至犯呂堰君陳兵待戰披羽先升斬秦謀而揭旗獲允姦而釁鼓一身是膽衆志成城遂將躍馬而擒葛榮驗鼻而誅王簿而睢陽久困六陌無援青犢妖連紙鳶信斷長勺之旌旗已亂申池之竹木先焚君乃自度

不可守矣二十九日君出迎擊擒賊目三人手斬之而賊至益衆所率兵多潰去遂爲家書別父兄令卒詣官解取印上郡守自結束上大橋持短兵待賊書留淡墨衫備淺黃留贊披髮而叫天光弼納刀而入陣王罷冢在生死無移蘇武節來激昂可想俄而力戰受傷急投於水賊鉤出之復極罵不屈被攢刺而死奮常山之舌氣奪鴟張銜溫序之鬚鋒擠蝟集賊當盡殺快厲鬼之可爲人之無良痛武臣之惜死嗚呼如君者可不謂之忠哉賊退其吏廖之義於橋下得君所著衣投之縣及八月賊再陷呂堰都統永保公削平之從賊手搜獲君巡檢司印并詢得君死節狀始知其尸已毀於賊遂以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十

上聞奉

旨照縣丞例議卹祀昭忠祠

賜祭葬予雲騎尉世職做無存之三襖寵以殊恩顏涿聚之乘車加之再世銘鐘念往聞磬思來草自霜多天原露重雖蒲身莫贖馬革無還而半通之銅不遺於兵燹千秋之傳足重於史竄君之身亦已榮矣君之心可以慰矣嗣子嘉福將以嘉慶三年正月招魂安葬衣冠於楞伽山隴之

賜塋嘉福其兄華亭教諭鋈夫之次子也以君無子爲之嗣余在京師與鋈夫交最深今以所撰行實來屬余爲記鵠原之痛極寫乎詩人鶴化之魂待招於騷客嗚呼元纁

誰熨虛聞國子之喪歸簪烏僅存轉似魯公之兵解黃封
鄭重碧葬淒涼雲護碑螭風生石馬歌虞殯於昔者聞臯
復於今朝此余所以愴惻傷心欲辭而不忍也君跌宕自
喜奮發敢爲嘗在閩從提帥夜捕盜昏黑墜海汉中援石
巨躍而出又嘗乘騎過通州馬逸爲米車所壓幾殆其後
好騎如故猶自熱河馳一晝夜達京師惟其龍工可往虎
尾無驚故能張空脊背白刃招僧騰之客當豕突之徒自
矢孤忠卒成大節聞自君死後賊過呂堰無不敗者或言
賊據呂堰逾月累若有物怪出其間因收君尸易衣葬之
故衣在而骨亡此則鬚鬢盡張乃見巴西之烈弓刀自動
足徵左率之靈推之子亮借兵清源赴敵誇爲神助稱以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鬼雄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執別都門四離寒暑臨風軫結不勝願言之懷前歲引領
音塵聞五馬渡江已在漢之南沱之北矣土風氣候久習
自佳餐衛適時動靜多豫甚善甚善比遇楚中人具言夔
陵之地山川至清仰眺大巫之峰遠泝空舸之峽蒼翠詭
狀曦月異色鳥翅相凌獨交霞景猿臂所企虛聞松聲昔
羊欣頤志於新安謝尚散懷於牛渚簿書之暇山水方滋
足下爲政風流與時和樂當此室生虛白几落奇青含笑
奏懷灑翰流潤履綦雖遠苔岑未移葉落花開能無逮憶
僕真州三載人海重來爪印難尋巢痕都換往昔命儔獻
侶舉杯相於蘇晉長齋鄱陽暴謔芳草當席因之醉眠明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三

蟾代燭不覺申且曾幾須臾遂成零落生者萬里逝者九
原川迅舟潛問黃壚其安在波駁雨滯夢青楓而不歸千
戚俱盈百念如幻尚何言哉况犬馬之年漸長幽憂之疾
愈深心旌搖搖不風而盪鬢毛種種如雪益紛蹈叔夜之
三具文通之五足下視僕其尚繫心竹帛留意簪纓者哉
家世貧薄負郭無田望在西溪之西北山之北十雙可買
數椽是營旁連魚陂環以梅竹就闢爽塏以娛二親書堂
三間足度千卷時復春醪夕撫秋琴晝張暉近漁樵用佐
情話兼收芋栗取足瞻身卽當草屨荷衣從吾所好塵累
相屬虛願莫酬未卜東菑翻又西笑鷗鳥徒存此約江神
實蒞吾盟足下景溢扶桑頰秀若木榮鬱雨鏡芳響自殊

區區之私亮在所識昌風被物芳藹飾萌沆芷澧蘭未能
忘弭素書在腹言念武昌之魚思淚盈懷欲染湘江之竹
待蠲首疾無曠心緘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昨歲金飈西奏華節東移卧轍難留攀轅曷已輿歌路匝
爭鳴報德之絃膜拜人多齊下感恩之淚誠以春臺一刻
猶荷餘溫夏屋萬間久叨厚庇依依此去黯黯臨歧赤寫
思公蒼生念我別後裝寶鐵冷流水琴孤亦復易短衣佩
長鋏跌蹄千里睇景金門遠違聽訟之棠又見生稊之柳
宗想輝蔭渺隔河山清覲莫申令儀彌眷伏惟閣下羹儲
鼎雉夢協弩羊身八翼以飛風手一枝而畫日廣平以著
表直季輔因鏡况清深托

主知屢從民借進三旌之位早應中台揚百粵之於仍爲
外相紗籠名貴旄仗形尊望重於山心澄若水荔支飽啖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五

藉以輸丹箐竹交森狀其立鐵古人所謂志除三惑心慎
四知者公之謂也竊念荆揚遠跨盡屬巖疆嶺海交聯無
非重鎮扼滇黔之要害據衡湘之上游在昔津亭績紀乎
陸生巷路歌騰乎賈父固康時之矩券拯世之明符也至
於聞笛而奠六壠投菰而勤百甕食泉不易食僅菹魚長
風可乘裝惟櫛刷又莫不削心約志砥節首公可追留犢
之風不愧還珠之政故能維萋炎徼葆就南方然而灘水
城邊舜梧易盡衡陽峰外禹步難周當某鑿空無人開荒
少力或職方之遴棄或偏霸之周陞歌舞岡頭老閉關之
大長樓羅歷上遲執梃之降王則亦無預華風任通蠻語
已耳卽至瘴鄉拓宇黎母開疆而別東西之交地如設苑

判南北之界山亦分茅

分茅嶺在廉州西交趾界山頂茅草南北異向馬拔立銅柱于此

知旁午之無憂尚夷庚之易治今則黃壚蕩蕩章亥難稽
黔首莘莘乘除莫計蓼頭茅夾遮道而獻寶錢蜺妹魚姑
比屋而居蛋戶固已三俗勢殊於漢載二男數異於周官
而况險極諸邊劇連兩省皮服盡附庸之國爰聞多欵塞
之臣也乎雖然瓠巴引絃而動游魚之聽者誠感於先也
繁弱登御而顯高墉之功者用操乎已也卽如公之撫吾
浙也時則犀沉牛渚鶴去華亭未崇簠簋之修頗尚苞苴
之習加以人矜紫服戶好危冠學東府之呼盧效中山之
跼屣淄蠹生於小吏藩飾盛於赦民雪虐風饕金迷紙醉
錢刀作橫絲竹流哀每嗟害馬之敗羣幾至罄龜而無腹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五

公乃六誓觀義三步知方張威弧而直狼命蓬矢以射兎

薤無待拔而豪族自懲魚不煩懸而下僚咸肅始類撲焦

而救爛終則洗髓而伐毛飛鴉革音食泮宮之桑甚飲羊

變俗頌三月之衮衣譬之旌節花開隨日而自然照耀旃

檀香過從風而無不氤氳也然則移艦扶胥駐旌獨秀攬

二禺之形勝測羣峒之嶮巖清詠樓高鬱林石古文成驅

鱷集著駢鸞蠶蠱蛇妖永靖太平之日刀耕火種悉馴有

道之民鐫陶瓦以代諭蒙斷大藤而歌如砥固宜操掌中

而不失叩囊底而有餘特是木胥板狶來原荒忽殃徒郎

火舊只羈縻半皆烙蹠之徒古號穿鑿之俗短襪縛錦高

髻簪花繫銅鼓以椎牛吹壺笙而跳月播琴無教掉磬何

譏夫山南之叛易平而何以珠厓棄郡越巂之區可復而何以玉斧畫河雖其狃習而姑安亦慮革心之乏術

聖朝招攜以禮撫字同仁提孺如歸計妻可算一旦燭龍銜照英蕩宣風使盤獠六十三山諸黎千二百崗來者黃筒而輸布去者青箬而裹鹽則九真常誦任延千載咸知新息豈不偉哉豈不盛哉若夫與海通波浮天無際朋山架立隻鳥孤懸大則爲盜賊之尾閭小亦作奸回之首窟甚或勾番助虐串弁均肥囊橐相容逋逃莫詰蒼黃佔舫投鯨浪而不歸雜沓漁舫挂鸞帆而竟去往時申嚴保甲練習沙丁者果何爲哉所仗密委腹心隱探巢穴其未形也消其萌蘖其已顯也拔其根株蝸角先焚便空蠻觸龍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五

工可往盡洗蟲沙而後客路無驚海氛斯息更若市通琦賂獻效珍滋郭圻統五十七蕃朱輔綏一百餘國此皆生金示化丹砂喻心共牛馬而南眼望風雲而內屬無憂飛牡豈藉封泥卽或氣動機雲候乘滿月亦不過作刑天之自舞終益地之授圖非有可虞也然必有備也夫銅柱極邊之界黃龍刻石之盟原在彊以威風給之恩信則李勣治外賢於長城吳漢在軍隱若敵國爲國之鎮舍公其誰且夫鮫鞮彌龍乃養威之具也革抉拔芮又密身之防也公高掌遠蹠四達六通春風無私秋毫必察豈猶過嫌稱媵未極聰明而乃單車入齊微服過宋往往自貶威儀之盛并無琴鶴之隨不知王濬渡江先耀旌旗器甲班超出

塞特假鼓吹幢麾兩粵地接荒陬民兼異族宜加震懾以
示森嚴則設蘭綺以爲防使渠彌於有階三千犀甲掃盪
風煙十二銅魚號召雷雨不使猛獸駭不存之地白龍有
魚服之危固明哲之先幾亦國家之大體也錫麒麟書眉自
笑畫足徒工竹葆松幢亦誇儀飾雲師火正如仰神祇敢
同子太叔之九言聊布廣武君之一得惟願建金提之福
施傳說之霖俾膏澤下於黎民姓名震乎丹徼然後入登
黃閣上侍

紫庭又將

三錫以承

恩豈羨八州而作督也哉東風正緊南雪方消驛使能來

國朝駢體王宗

卷六

三

待傳梅信春江可望敬達魚緘事業千秋起居萬福

夫鳴廉修營各極操張之妙葢孖紵抱競呈削劒之能乃
鍾子歿而音沉獲人亡而斤輟者何哉傷冥契之旣墮亮
目巧之難希也往者琴臺之會松竹有朋旣上資博映旁
鏡前疑用代琢磨間以遊巖攀蘿未歇結桂重等山暖當
春水涼知夕新葉蟄蟄蔭孤石而命絃殘燭幢幢照名花
而賸爵當此之時談可失眠醉以觀趣抑何樂也玉階早
逝先弱一箇黃蘊之感愴然累年迫僕遊長安道阻且長
迴隔言笑維柔與梓翻若天涯三秋之思曾何足喻其軫
結哉會春漪以計偕北來續歡條以暢襟結芳蘭而崇佩
攜手一豁謂可無乖而秋風之思警余於寤寐終古之別

國朝聯體正宗

卷六

三

兆端於河梁歸羽偶羈潛舟遽悼嗚呼痛哉僕去冬還京
過所舊舍寒陰慘淡墨跡依稀月苦風酸懷故曷已冷螢
乾蠹瞥爾安存每思知己之言輒墜盈懷之淚測剝肝肺
憤結喉衿想足下亦同此情也嗟嗟盈尺之壁方經剖璞
而乃沉之於波千金之珠本希照乘而乃鍛之以石昔春
漪者稟德不耀懷寶終迷西風敗其叢蘭美人歌其芣苢
天何言而無以彌短生之憾地之厚而不足埋長夜之憂
豈下白玉之棺惟有玉喬可召執舟漆之器竟隨尼父西
行也耶青春受謝朱夏方長愁以縞哀俯落花而莫拾月
復繼日感芳章之又生念其著述之精足耀湘統之色素
旒南返蓋篋相隨遂恐飄流時增悚惕此則荀郎後事要

託乎鍾君元相遺文待傳於白傳非足下其誰任之哉于
秋之業匪可易期旣歎逝者還復自念菲質焉樹葢讖終
凋區區筆硯當就焚棄足下飛才於浩浩之表架學於膊
膊之區則振翅蓬山擢秀暘谷甚未晚也同岑之契已無
他人幸護波濤定宏鑒納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无



答 皇十一子成親王啟

吳錫麒

前日得奉教書循覽再四非恒寵貺鏡飾爲慚伏讀巨製
太白集詩尚論古人自鎔大冶燭前疑於方寸發舊滯於
曩篇使青楓之懷不隔乎寤寐明月之酌有鑒夫幽微譬
之翔鳳鏗鸞震盪耳目西愚東鄙鑽仰理窮惟謹韞積玩
軌秘爲瓌寶承詢郊居之况情所欲宣計自旬月以來人
事罕接暑涼旣盛息車杜門藉樹迎晨弄水送夕青苔及
楊時浮若烟紅葉出波漸高於葉蟬噪萬翼魚遊百頭高
聆柳閒俯眺花外因擊鮮月酌據石星眠雖至涼風灑襟
零露沐首落落然或未之覺也所惜非質焉樹奢願莫償
流螢入帷罕窺車子之讀叢蕉蔽屋莫肄素師之書有負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三

景光無益清暇殿下棲心重仞洞志潛淵旣發之性靈益
振之學問開篇證古則風霜寓毫

時訂正明史紀
事本末一書

命牘傳

今則金石流韻猶復下勤芻采彌慎葑遺索觀卷施堂詩
文集附箋呈鑒此才晚出楮墨已多盼矚所加定增光寵
涼秋啟候伏望與時節宣不具

大白集詩尚論古人自鎔大冶燭前疑於方寸發舊滯於
曩篇使青楓之懷不隔乎寤寐明月之酌有鑒夫幽微譬
之翔鳳鏗鸞震盪耳目西愚東鄙鑽仰理窮惟謹韞積玩
軌秘爲瓌寶承詢郊居之况情所欲宣計自旬月以來人
事罕接暑涼旣盛息車杜門藉樹迎晨弄水送夕青苔及
楊時浮若烟紅葉出波漸高於葉蟬噪萬翼魚遊百頭高
聆柳閒俯眺花外因擊鮮月酌據石星眠雖至涼風灑襟
零露沐首落落然或未之覺也所惜非質焉樹奢願莫償
流螢入帷罕窺車子之讀叢蕉蔽屋莫肄素師之書有負
國朝駢體正宗

從來審機定國莫先根本之圖竭志效忠最難骨肉之際
是以淮陰決策傳檄三秦留侯定儲借樂四皓蓋腹心既
據全局之勢可收羽翼已成偏衣之禍斯絕君子觀范陽
之計畫國本之維持未嘗不歎鄴侯利天下之心安宗社
之計其道甚大而惟其有用有不用爲可惜也當是時漁
陽鼙鼓動地北來蜀道青驪蒙塵西去淋鈴響雨烽火燒
雲望車駕於馬嵬拜冕旒於靈武固已洞觀地勢熟察時
機果使光弼出自太原子儀來從馮翊精兵四集庸調齊
行首尾互爲救援南北競相犄角斷阿鞞山之臂掃曳落
河之鋒則露布歡呼送頭顱於萬里風聲礪駭化蟲沙之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三

一軍豈不迅復兩京早歸故鼎而乃凶頑接踵戰鬪頻年
虎據龍爭瓜分豆剖皇居重奠未上中興之書帝制自爲
卒成方鎮之禍失要著于樹雞局裏隱女戎於戰士衣邊
其咎在用牝司晨實帝之以規爲瑱也然而莘野不忘乎
斯世東山實繫乎蒼生以故垂老憂勤累朝匡濟塞貨賄
之路抑嬖倖之權申喙於羣口之場批鱗於九重之上寶
鞍杜寵藍面除姦善回紇而和戎之利行絕吐蕃而割地
之議息府兵可復咸資趙過之田運道新開如築李冰之
堰乃知天生李晟本以爲唐敵拜令公呼之爲父至德之
後鼎足而三矣且夫攘瑜應兆禍啓于晉姬掘蠱飛讒獄
成於趙虜自古青宮失恃赤舌生災往往構申生之災致

冥園之慘故貞觀賢而承乾廢開元盛而子模誅萋菲相
乘厖涼莫救而鄴侯始值肅宗之昏闇繼當德廟之猜疑
卒使少海安瀾前星朗照黃臺摘瓜之唱天子改容紫殿
抽笏之爭老臣流涕蓋諫之不入則以理折之意之既回
則以情動之故能叱咤無驚黃離元吉嚴子陵足方加腹
欵語周旋安金藏刀可剖心孤忠激烈非其誠積於中而
義形於色亦安能如此哉論者謂旌別淑慝大臣之權登
榮峻良冢宰之職何以浮虛若房琯而救之於前峭刻若
竇參而進之於後豈褚稱殷浩但慕風流亮任李平遂忘
鱗甲乎不知苛論或繩其小眚而君子宜衡其大端觀其
慷慨論人幽潛訪士察韓滉而保之百口識陽城而起自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三

中條迨至運米船來軍士齊呼萬歲辨姦疏上武臣亦賀
太平可謂得延攬之真才并當受薦賢之上賞也論者又
謂身膺朝寄何慕乎神仙志在民瘼敢貪乎泉石何以棲
蹤鬼谷遁跡衡山遽裁隱士之衣有慕上真之訣豈致身
仕宦必爭徑於終南受齋鬼神將備問於宣室乎不知功
成思退履滿憂危鳴夷本有託而逃巢由非買山而隱不
過藉烟霞之夙好明淡泊之本懷河上丈人曹相且傳師
法穀城黃石子房亦奉專祠固不得比方士之荒唐例靈
壇之愉悅謂好奇而溺志不略跡而原心也獨是進退每
窮於遇浮沉莫盡其才方築蓬萊之居旋匿少游之所既
召之於政府復移刺於豐州倏去倏來三仕三已家傳過

於附會史臣多有詆譏而要之任軍國之憂荷宗祏之重
著勲名於當世炳事業於千秋跡其本末不渝出處無愧
松枝隱背依然一箇山人芋火開爐領取十年宰相雖其
遭際之不常不已身名之俱泰哉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八

三



假使金牌不召踴躍行兵赤幟高張縱橫殺敵則軍聲雷動呼蒼兕以渡河繞吹風清抵黃龍而痛飲洗中原之恥雪窖平填收再造之功烽塵淨掃返江山於大宋慰父老於長安玉輦再來銅駝無恙豈不功名赫奕臣主俱榮也哉又使龍門未暴鵬翅不張精忠之褒無聞於廊廟中興之委莫罄乎腹心但畜豫讓以衆人不識真卿爲何狀則麻衣歸葬可以棲遲墨經從戎曾無敦迫雖使志存恢復心在戎行而不逢知己以酬恩豈得謂武臣之惜死乎雖然玉以璞貴匪則則光采終韜蘭以膏珍不煎則馨香不烈是以碧三年之血慘結萋宏雪八月之濤怒生伍相淮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五

陰鐘室負呼天莫白之冤斛律涼風餘剗地難除之恨古今同慨豪傑爲多然未有補已缺之金甌論功行戮反將消之玉弩爲敵報讎如斯之太甚者也當是時南渡倉黃主臣失措托盟怵迫家國傷心僅邀泥馬之靈小據金牛之勝夢兩宮之環珮雪虐風饑畫一角之煙雲山殘水賸使果憤思克敵慨念蒙塵方將由竈上而騷除誓軍中而宋入而乃書傳牛臂歸杜宇以何年地換斜陽付黍離於一歎自限龜茲之國竟忘質首之仇誠以曳等青衣晉主不聞返國而迎須精騎唐宗未免移宮與其奏雙勝之環不若定偏安之局與其遣奉迎之使不若修望祭之儀而猶有議欲敗和力求勦敵者卽未招衆論之排固已爲一

人所忌也而况檜樹之玉枝早茁秦城之王氣方興心可格天同獻二郎之土頭能壓日全埋五國之春觀其議自柳林歸從漣水彼既收之掌上我乃墮其術中妖星入奴僕之宮毒霧起平章之筆古未有孱王在上而奸人不竊柄其間古未有權臣在朝而大將能立功於外一旦環稱主賜旆促軍還空勞豪傑之向風徒恨書生之叩馬城燒赤舌野哭蒼生蓋自畫淮之議既成而中原之地不返矣論者謂出郊不復內御闔外制自將軍苟利國家仁軌之所以降百濟也力陳兵狀子公之所以斬郅支也當日者勵背嶮之卒策赴義之軍亦何難星掃檣槍風馳旣脫不知君言不宿臣罪當誅匪特不敢以昭昭天日之心稍逞

國明併體正宗

卷六

三五

其矯矯風雲之氣而且兩軍先解二帥方歸已奪外援難爲孤注使蝥弧莫麾於城上而屬鏖早賜于軍前功之不成忠將安在是以拊心河洛寧盡棄其前功唾手燕雲且徐圖夫後效此固事君之誠也抑亦揆幾之哲也無如蠅營未已蝟譖難防鬼獐藍面而元老亡鳩唱白符而長城壞誠以飛一日不死則和議必不成飛一日在朝則已身終莫保不知其玷相視若讎天縱毒於一臬市交譁乎三虎復有雕兒統制貝錦潛昌冲正先生牝晨相煽亭上之風波橫起獄中之白日孤沉三字鋤忠一身報國遂使酌平安之酒強敵歡呼跨偃蹇之驢老臣涕泣嗚呼痛哉然而北寺從容曾無抱恨南枝森竦終不忘君共愛堦以同

歸合佳兒爲一傳節義昭乎史冊忠孝聚於門庭銀瓶井
邊黯黯女貞之樹金陀坊裏淒淒家難之書罄地皆悲籲
天斯應迄今祠堂耀於巖戶碑碣映乎山椒以視借木分
骸將銅鑄臭者朝廷改謚且申既往之誅孫子捐軀莫幹
從前之蠱彼乃貽羞於萬口斯亦何憾於九泉古所謂殺
身以成仁者其是之謂乎然則公之死雖賈恨於烟霞公
之烈自爭光於日月矣

國朝駢體正宗

卷六

美

